

## 楔 子

风很轻、云很白、夕阳很美，一切的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平静，平静得令人觉得陶然；可是一个嘟囔奔跑中的小不点，却破坏了整幅优美宁静的画面。

“璟琛，你又要到北部去啦？！”贝苡芙一踏进家门，听到母亲告知甘璟琛回家一探后，又要立刻启程前往北部的消息，便火速由家里追了出来，赶在他走出家门前将他拦截。

“嗨，苡芙，好久不见。”甘璟琛如同以往一般微微勾着嘴角笑着，顽皮的风儿吹乱他的发，几缕不听话的发丝覆盖他细金边的眼镜，看起来有点颓废的美感。

“不是才刚回来？不到一天就又要走了？”贝苡芙的神情，有点淡淡的失望。

“医院里要值班，走不开啊！”他还是笑，笑着看着因跑步而脸颊泛红的贝苡芙。

甘璟琛由医学院毕业后，曾回到镇上的医院实习两年，然后便到北部和朋友合伙开了间小型医院；而贝苡芙虽然没念过护校，但她从高中时便到镇上的医院工作，即使没实质的学历，却也勉强称得上具有工作资历的“杂牌护士”。

加上两人从初中开始就是邻居，感情自然比一般朋友来得好；不过甘璟琛的个性较为温和，经常被急躁的贝苡芙吃得死死的，可是却从不曾听他有过微词。

“真羡慕你能在北部工作，人家也好想去看看。”贝苡芙瘪瘪嘴。

谁教她考不上护校？从小她就爱玩医生护士的游戏，可惜分数差了一点点，硬是没挤上护校的榜单，只得到镇上的医院混个经验；如果可以，她也想跟甘璟琛一样，到北部闯一闯。

甘璟琛看着远方的夕阳，澄黄的美景炫眯了他的眼，他安静地享受眼前的美景，令人猜不透

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过了半晌，他开口说话了。

“一起去吧，苡芙。”他转头看着伫立风中的贝苡芙，霍地语出惊人地提议道。

“嘎？”贝苡芙瞪大了眼，呆愣地看着他随风飞扬的黑发，不是很清楚他话里的涵义。“你说了什么吗？璟琛？”

“我现在升院长了，有能力可以在护理站里为你安插一个职位。”温和的笑容让夕阳更显温暖，他伸手揉乱她早已被风吹乱的发丝。

“真的？！”贝苡芙的眼亮了起来，她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臂左右摇晃。“你肯付我多少薪水？”人亲土亲钱更亲，她得合算合算划不划得来才行。

“比你在镇上的工作多两成，好不好？”掩在镜片下的眸光微闪，他宠溺地回应。

“好啊、好啊！”耶！总算从这死党手中捞到点油水了！

“不过，听说你跟卖什么的阿昌才交往不久……”他出现些许犹豫。

贝苡芙在村子里人缘极好，很多年轻人都私

下爱慕她，她的男朋友也一个换过一个，而每次新旧恋情交替之际，他便成了贝苡芙诉苦的绝佳对象，因此对她的恋曲了如指掌。

当然，他也因此被迫知晓村子里，所有年轻男人们的坏习性。

“卖猪肉啦！”贝苡芙忙提醒他，不过……  
“我前两天跟他分手了啦！”

“喔。”一如以往，甘璟琛只是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并不发表意见。他淡淡地应了声。“那……你觉得如何？”可以吗？她是否愿意跟他一同前往？

“那有什么问题？”她漾开大大的笑容，猛力拍了下甘璟琛的肩膀，太过用力之下，还将他颇长的身子打偏了些。“我赖定你了！”

甘璟琛按压着她拍过的肩，看着她灿丽的笑颜，他不禁跟着笑了。两张笑脸在黄昏的见证下，达成某种两人不同形式的协定。

“好，就这么说定了。”

# 1

“璟琛，该起床喽！太阳晒屁股喽！”贝苡芙拉开窗帘，隔着防火巷对着对面窗户大声喊叫。

“嗯……”床铺就在窗边的甘璟琛皱了皱眉，无意识地低吟一声后，翻个身拥着被褥，再次沉入梦乡。

“甘璟琛！不准再赖床，你该准备到医院看诊了哟！”贝苡芙眼见对窗无人，就知道甘璟琛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家伙！从以前念书时就老爱赖床，每次都让甘妈妈喊得左邻右舍都起来骂人了，他却还自顾自地呼呼大睡。

没关系，现在他人在北部，甘妈妈是没办法叫他起床的了，就由她贝苡芙暂代其职，就算是敲锣打鼓，也要把那只懒惰虫由床上挖起来！

甘璟琛这次没发出任何声响，只是用被褥盖住整个头颅，讨个清静。

事实上，甘璟琛根本不晓得那些“噪音”是贝苡芙为了叫醒他而发出来的，他以为那些嘈杂声，可能是邻居家里办喜事什么的，无可避免所产生的吵闹，因此他完全不以为意，兀自沉睡在他的温柔乡里。

“甘璟琛！甘璟琛！”贝苡芙连续喊了好些时候，发现他依然不为所动，气呼呼地吐了口气，转身从房里拿出一本杂志卷成卷筒，用尽吃奶的力气大声狂吼——

“三楼的甘璟琛，你马上给我起床听到了没有？”她一鼓作气地吼出肺部所有的空气，吼得她眼冒金星，正想瞧瞧那睡死的家伙起床了没有，霍地传来一个极用力开窗的声音，一个低沉的男音由楼上传了下来，力道跟她之前对着卷筒吼的差不多。

“该死的三楼的甘璟琛！你再不给我起床，我就到楼下把你由床上拖起来！”住在甘璟琛楼上的

熊煜熙终于忍无可忍，拉开窗户大声咆哮。

“啊，熊先生。”贝苡芙抬起头看向上头，发现熊煜熙的脸色实在“不怎么好看”，忙扯开过于灿烂的笑容打招呼。“不好意思啊，我吵到你了吗？抱歉、抱歉……”她忙不迭地连声道歉。

没办法，至理名言——伸手不打笑脸人；她谨遵先贤教诲。

“贝小姐，你非得在大清早的这个时刻，大呼小叫的吗？”熊煜熙烦躁地耙过满头乱发。他原本不是这么没修养的，要不是昨晚忙拟企划书忙到四点多，又被他的亲亲小宝贝沐沁汶推拒在门外，他的火气不会这么大。

不过清晨六、点？噢！省省吧！

“抱歉、抱歉啦……”贝苡芙的笑容稍嫌僵硬，道歉声倒是不曾断过。

“熊，你就帮贝小姐到你楼下叫叫甘先生嘛。”软软的女声由贝苡芙头上传来，她仰起头一瞧，哎哟！糟了个糕！连沐沁汶都让她的大嗓门给吵了起来呢！

而那个死人头，竟然当真连个动静都没有！

她缩起肩，咧开嘴露出白白的两排牙齿，弯起大大的圆圆眼，摇首乞怜地望向眼看着头顶就要冒烟的熊煜熙。

熊煜熙懊恼地瞪了眼沐沁汶，再以睥睨之姿瞟了眼贝苡芙，他抱着双臂叹了口气。“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你何不叫楼下的家伙打把钥匙给你，或叫他干脆搬到你那儿住算了。”省得荼毒别人的耳膜。

每天早上都得来上这么一回“发声练习”，就算是圣人也要抓狂了！

“我们……我跟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啦！”贝苡芙无辜地眨巴着眼，两颊漾起可爱的两朵小粉云。

“啐！”熊煜熙嗤笑了声，由窗口退去。

“贝小姐，没关系啦，熊去帮你叫他了。”沐沁汶秀气地打了个呵欠，拭了拭眼角后，关心地说：“对了，别忘了去买润喉糖来吃，小心喉咙喊久了，可是会长茧的哦！”有这么爱赖床的男朋友



跑的，实在是碍于医院的另一条规定——“不得在走廊上奔跑”，他是院长，得以身作则。

等?! 等你的大头鬼啦！贝苡芙气呼呼地迈开大步，压根儿不理睬他的呼唤。

真是气死人了！都是这头爱睡懒觉的猪，否则她不用在邻居面前这么丢脸！

他教她以后拿什么脸去面对人家？她干脆连公寓大门都别踏出去好了，省得让人指指点点，跟自己过不去，哼！

下班以后，她非得到文具店买个牛皮纸袋不可，然后在纸袋上挖两个洞，直接套在头上，不然她实在没脸走回公寓的那条街了！

“你等一下可不可以？”甘璟琛好不容易才赶上她，一把攥住她的手肘，停下来稍微喘了口气。“干吗走那么快？”要命！他从不知道竟走竟是这么累人的事！

“快迟到了。”她冷冷地回道，拐了下手肘，企图甩开他的手。

“再迟也来得及打卡啊！”他掏出衬衫口袋里

的手帕，慢条斯理地拭去额角的汗渍，不忘一边和向他行注目礼的病人及护士点头示意。

“你是院长，当然再迟都来得及。”她的声音更冷了，手肘也拐得更用力。

“干么？！你手臂关节不舒服吗？”他总算发觉她不寻常的举动，弩钝地问。

注视他们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人无非是好奇他们拉扯的举动，加上甘璟琛院长的身份，更是让他们想知道个究竟，有些甚至开始窃窃私语并偷偷窃笑，然而甘璟琛却全然不觉任何异样。

“放手啦你！”贝苡芙忍住变脸的冲动，低声说道，仍不断地拐动她的手肘，却怎么也撑不开身后的大木头。

“你说什么？”甘璟琛的注意力集中在身边不断对他微笑的人，而她又说得如此小声，自然听不很真切。

“我说放手！”她的声音大了点，别人的注目令她觉得难堪且不自在。

“嘎？”甘璟琛朝她倾了些，还来不及听清楚

她说了些什么，迎面便走来一位笑意盈盈的老太太伸手对他挥了挥，他立刻又绽开笑脸以对，完全忽略她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甘院长，小情人吵架？”老太太的小孙子是甘璟琛的病人，现在正因轻微的肺炎住院中，每天都可以在他巡房时跟他说两句话。

“呃……”甘璟琛的脸上出现尴尬的线条，而贝苡芙更是涨红了脸，用力扯回自己的手肘。

她才不管医院里的规定，直接拉开离自己最近的安全门，跑上楼梯间直冲向她所属的楼层，将所有令人生气的事情都远远地抛开。

“看不出来那位小姐脾气那么大耶！”老太太浑然不觉自己也该负点道义上的责任，还瞪大了眼向着安全门叨念着。

“陈老太太，不好意思，我该去准备门诊了。”甘璟琛的视线落在跟老太太相同的那个点，他心不在焉地敷衍着老太太，皱紧眉头地往他的院长室走去……

： ； ：

“叫你不要下床走动，你是嫌你的脚好得太快，是不是？”推着护理车走到骨科病房，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右脚裹着石膏的年轻男子，下了床在床边一跳一跳的，贝苡芙忍不住蹙起眉，叨念道。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男子一见到她，双眼瞬时亮了起来。

“刘先生，骨科又不止你一个病人，我总得一间间按照顺序巡房啊！”她习惯性地拉了拉病床上的床单，将它拉得平整，并将男子该服用的药放在他的整理柜上。“喏，你的药。今天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虽然这家伙的脚快可以拆石膏了，她还是得问清状况好写报告给他的主治医生看。

“我很好。”男子跳着往她身边靠近。

“喔，那好，我走了。”既然没什么特殊状况，她就可以走人了。

“啊？你这样就要走啦？”男子刻意往她和护理车之间一挡，帅气的眉立刻皱了起来。“我突然

觉得腿有点痛，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贝苡芙狐疑地盯着他的脚。“刘大光，真的或假的？你可别骗我。”刚刚才说很好，不过眨巴眼的时间就变词了？没骗她才有鬼！

“我怎么敢骗你？你才是专业人士耶！”刘大光装出乖宝宝的模样，满脸诚恳。“而且我再怎么乱来，也不会拿自己的脚开玩笑嘛！”

“好吧，你说你哪里痛？”她拿出护理手札和原子笔，准备做记录。

“你不要一开口就这么严肃的口吻嘛，我们聊点别的，行不行？”他往床上一坐，吃力地将他的伤腿抬到床上。

“对不起，医院规定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不能有私人感情。”她由鼻孔里哼了声，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眼。

刘大光是个业余赛车手，在上个月赛车时出了意外，整辆车滑出车道，车头全毁，也因而造成他右腿骨折；他马上被送到医院来，并指定院里最出名的骨科大夫为他诊治。

打从贝苡芙第一次在病房里见到他开始，这个赛车手就找尽各种理由留她，只为了跟她多说些话，着实让她不堪其扰。

“别这样，我很快就不是病人了。”他对贝苡芙有说不出的好感虽然她不曾和颜悦色地对他，但他知道这是她个性使然，没恶意的，别问他为什么，反正他就是知道。

“那更好，省得我还得应付你。”憋了一早上的气没地方发，正好拿他来当出气筒，总好过自己闷得内伤，还得挂伤科呢！

“你何必老拒我于千里之外？我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他涎着笑，苦无机会更进一步。

“哪，多得是想跟我做朋友的人，不差你一个。”这人烦不烦哪？人家都说对他没意思了，他何必拿热脸来贴她的冷屁股咧？一点原则都没有的男人，跟“某人”一样令人讨厌！

“贝苡芙！”是人都有脾气的，他一个大男人更是不例外。

“干么？”啥！早知道他这么麻烦，她就把名

牌藏起来，别让他知道自己的名字。

“我……”刘大光正想说什么，正好主治大夫王医师来巡房，他只得乖乖地闭嘴。

“怎么样？今天有没有好一点？”王医师拍着刘大光放在病床上的石膏腿问道。

趁着王医师在问诊，贝苡芙闪过医生，推着护理车准备偷偷溜走，不料才推了两步，便遇到正巧走进病房找王医师的甘璟琛。

“嘎，苡芙，你怎么在这里？”他忙得有点昏头转向，一时忘了自己安插贝苡芙在骨科病房的护理站。“你等我一下，王医师。”他自作主张地交代了下，拿着刚做好的 X 光片拍拍王医师的肩，跟他讨论了起来。

贝苡芙翻翻白眼。她要是会乖乖地听他的话，那她就不叫贝苡芙！

她不动声色地推着护理车走出病房，不过潜意识里还是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她不是故意等他的，只不过她仍想知道他想对自己说什么，最好他识相地道歉，并发誓从今

以后不赖床，不然她跟他吃不完兜着走！

“咦？苡芙，我不是叫你等我的吗？”好不容易待她蘑菇到了房门口，甘璟琛总算发觉她想落跑的举动，忙出声又唤住她。

“你知不知道我很忙？你这样会打扰到我的工作，你是院长，不可以护短！”她生气地用指尖使劲地戳着他的肩窝，一点都没注意王医师和刘大光惊讶、好奇的眼光。

“哪那么严重？”他忍不住笑了。

“干么啦！你滥用职权是会让人说闲话的！”她恶声恶气地质问他。

他到底有没有脑筋啊？这样公私不分也能当上院长？早晚这家医院会毁在他手里！

“我是想问你早上在生什么气？从我们一早出门后，你就……”他自然而然地将手搭在她肩上，说着、说着，“不小心”发现病房里另外两人直瞪着他们瞧，瞧得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呃，我们等一下出去再说。”他多此一举地像在对另两人解释似的说了句，便头也不回地拉

着她快步走出病房。

刘大光和王医师愣愣地看着他们离开病房，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神似的甩了甩头。

“那个……”刘大光有点艰涩地开口问着王医师。“院长，他……好像跟贝小姐很熟哦？”害他大受打击！

“那个，咳，看起来是这样没错。”王医师镇定地清了清喉咙。

“那……他们、是、男女朋友？”这个问题更难开口了。凡事有先来后到，这情况是不是表示他得放弃贝苡芙了？

“嗯……”王医师沉吟了声，决定诚实以对。“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好像听护士长提起过，贝小姐是院长介绍进来这里工作的。”虽然他已不再年轻，不过这种对八卦的好奇心人人有之，并不会因年龄而有所差别，多少都会“不小心”听到一两句“耳语”。

“那，你认为、我、还有机会吗？”打击！大大的打击！这表示他们之前就认识了，比自己认

识贝苡芙更早！他颓丧地指着自已，哀怨地问道。

王医师皱着眉看他，然后态度认真地搓了搓下巴，接着两手插进白色的医师服口袋里。“老实说，你跟院长的外形看起来是势均力敌……”

这不啻为刘大光打了记强心针，他一听精神全都来了，立刻换上精神奕奕的表情。“真的？然后呢？”

“然后？哦，然后是你好像比院长有男子气概多了。”王医师想起甘璟琛温吞的个性，觉得这赛车手在这方面可能比院长强了些。

“是吗？”刘大光开心地笑了。“还有呢？”

“啊？还有？”这下王医师有点伤脑筋了，他又状似认真地再说：“年轻就是本钱，你是比我们院长年轻了几岁。”

刘大光简直乐透了，他愉悦地拉着王医师的袖口，兴奋得有点颤抖。“所以呢？”

“所以？哎！”王医师的眉心打了结，终于无力地叹了口气，用他所能表现出最悲悯的眼光看着刘大光。



下，随即挥掉脑中不该有的乱想；他要是有这么聪明知道如何作弊的话，她还需要在这里跟他解释这么久，而他却依然抓不到重点吗？哎——

“还有什么？”这表示他不止这一点惹得她不高兴。“你不高兴熊先生来叫我？”奇怪了，不是她要四楼的熊煜熙到三楼叫他的吗？那她不高兴什么？

“其中之一。”她更用力地瞪他。

因为她无能为力，才会劳烦到熊煜熙，而且还是沐沁汶开的口，她可丢不起那个脸。

“唉，你一次说明白，行不行？”他已经很忏悔地虚心讨教了，但脑子里还挂念着刚刚那张X光片，怎么都有点一心二用，毕竟他只花了一半的脑力在跟她“决斗”。

“你搞清楚啊！甘璟琛！要不是你习惯性赖床，我就不用叫你起床；要不是你睡得跟头猪一样，我就不用隔着防火巷拼命叫你；又要不是你睡得像死掉了一样，我就不用把我的面子丢尽，还把左右邻居全都吵起来，只为了把你从被窝里

挖出来呀！”每说一句，她就用力戳一下他的肩窝，一长串句子说下来，戳得她指尖都痛了。

“好好好，你别再戳了。”他按着她的手求饶。“当初叫你合租一层楼，你就不肯，现在弄成这样也没办法啊！”要不是因为她莫名其妙的坚持，也不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不是吗？

“你还好意思说？我要是真的跟你合租一层楼的话，我还有面子回村子里去吗？你要我拿什么脸去面对村子里那些三姑六婆？”她可是个黄花大闺女耶！还得留点颜面让人探听才行，不然以后谁还敢娶她？

“噢……都叫你别戳了嘛！”不小心又让她的手跑出来作案，受苦的怎么算都是被她戳紫的那块肩窝肌肉，他再次抓住她的手，而且这次抓得很牢。

“怎么？戳一下就哇哇叫，我的面子都被你丢光了耶！”她横眉竖目地用犀利的眼神“凌迟”他。

“你的面子早丢光啦……”他可怜兮兮地咕

啾。

她这么三天两头地换男朋友，村子里那些爱嚼舌根的老女人不知道传得有多难听，还轮得到他来丢光她的脸吗？

“你说什么？好胆你再说一次！”别人怎么误会她都行，就他甘璟琛不行！

“没、没有，我什么都没说……”哎——他的男性尊严在她面前早就荡然无存了，呜——他真的大她五岁吗？有时候他也怀疑得紧。

“那你说，以后怎样才能把你从床上挖起来？”算他识相！哼！

“你还肯叫我起床？”他感动地看着她愠怒的秀颜。

“那不然咧？让你每天迟到好了！”还说？当心被她的拳头扁！

“苡芙，你对我真好。”虽然凶了点、没女人味了点，但她还是关心他的。

“你……发什么神经？”她不自在地缩回手，佯装凶狠地瞪他。“说啦！怎样你才肯乖乖地起

床？”她莫名地红了脸，霍地别开头不再看他无辜的黑瞳。

他陡地解开挂在裤腰带上的钥匙，拉起她的手，小心翼翼地将钥匙包在她的掌心之中。

“麻烦你走下楼，越过防火巷，再爬到三楼，打开我的房间，直接叫我起床就可以了。”

“你白痴啊！你把钥匙给我，那你怎么回家？至少他得有钥匙进门吧？”

“嗯？”他愣了下，显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凝着眉想了下，没多久便又露出一贯的笑容。“别担心，我记得在办公室里放一把备份钥匙，等一下我回去拿。”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事都等一下，最好让你忙忘了，连门都进不去！”贝苡芙捏紧他的钥匙小声嘀咕着，实在对他的记忆力不大有信心。

“嗯？”她今天是怎么搞的？每回话都说得那么小声，是想考验他的耳力吗？

“没啦！我去上班了！”她没好气地站起身，然后像辆着了火的火车头般疾速而去。

甘璟琛笑看她健步如飞的背影，心里有点小小的满足。

她的精神总是如此充沛，有她在身边，总会让人不自觉地忘掉满身疲惫，顿时活力百倍起来。

还好带她来北部了，他的决定精准得令人满意！

## 2

甘璟琛在门前掏了半天钥匙，怎么也找不到公寓大门的开门之钥，急得他汗流浹背地逐一翻过身上每一个口袋。

奇怪，他到底把钥匙摆到哪儿去了？不是一直都挂在他的裤腰带上的吗？怎么会不见了呢？

“甘先生，找不到钥匙？”身后有个声音阻断了他的寻宝活动，他转身望向来者，发现对方是个长得极为帅气、但带点脂粉味的男人。“还是我

来吧！”那个男人掏出钥匙，越过他径自开了铁门。

“对不起，请问你是……”这个男人看起来有点陌生又有点眼熟，他不大确定自己是否认识他，但偏偏对方又知道自己姓甘，难道他的忘性真如贝苡芙所言，越来越好了？

“我是褚擎宇，我们有过一面之缘，甘先生忘了？”褚擎宇不以为意地笑道。

“褚擎宇……”甘璟琛低喃了声，模糊的影像逐渐在脑海里成形。“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在房东那里，当时我正在签约？”而褚擎宇是来跟房东询问租屋事宜。

“没错，我现在住二楼，请多指教。”褚擎宇爽朗地笑了，并伸手与他交握。

“不好意思，我最近记忆力有点衰退的现象，你别介意。”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自然也没有所谓的代沟问题，甘璟琛坦白说道。

“无所谓，甘先生实在太谦虚了，你不是位医生么？”在他的认知里，能念医学系的人都很聪

明，而且记性很好，因为他们得熟记人体所有结构和千百万种药物及病理反应，没道理脑力会退化。“就我所知，医生的记忆力应该要比平常人好得多。”

“医生也是人，还不都是肉做的，这种事在所难免。”哎——他的钥匙到底跑哪儿去了？难不成它还长了脚，自己跑去躲了起来？

褚擎宇笑着摇了摇头。“现在大门问题是解决了，但待会儿你怎么进屋去？”这个问题似乎比记忆力衰退来得重要吧？他不得不提醒眼前正在伤脑筋的男人。

“不晓得附近有没有开锁匠？”甘璟琛疲惫地揉着眉心。

“现在这么晚了，锁匠大多关门了吧？”看看表，都快午夜十二点了。“不过无所谓，我记得不是有个女孩跟你一起向房东租屋么？万一真没办法，不如你就到她那儿打尖吧！”褚擎宇好心地提议道。

“女孩？”甘璟琛灵光一现，霍地想起钥匙的



而且以她暴躁的个性，不晓得她会不会就朝着对讲机向他破口大骂，即使现在已至午夜，但当街被对讲机骂，实在是件极损男性尊严的事。

正当他犹豫按不按对讲机电铃时，铁门里传出窸窣的交谈声，不一会儿铁门就由内侧打了开来，走出来的是住在四楼的沐沁汶和熊煜熙。

“啊，甘先生，你来找贝小姐吗？”沐沁汶一见到他，立刻露出甜甜的笑容。

“呃，是，你们……出去啊？”却正好为他解决麻烦，这让甘璟琛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我们去吃消夜。”熊煜熙亲密地搂着沐沁汶的腰，一把挡在他和沐沁汶之间。“你想通了？我就说你干脆搬到她那儿住算了，省得每天早上隔着防火巷这么喊来叫去，挺刺耳的。”熊煜熙以为自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不觉多说了两句。

“呃……不是，我找她有点事，等一下就走了。”甘璟琛涨红了脸，头一次知道自己和贝苡芙之间被旁人误认为是“那种”关系。

“这样吗？那明天要不要熊去楼下叫你？”沐

沁汶主动提议。

“喂！”熊煜熙立刻不满地喊了声。

“不用、不用，对不起，老是吵到你们，我一定改进。”哎——他也不想赖床啊！不过这习惯真的很难戒得掉，因为他根本不是刻意，而是不由自主。“那不占用你们的时间了，bye！”老天，再说下去，他都要无地自容了！

熊煜熙向他点了下头，拥着沐沁汶走出大门，并让他进到公寓的楼梯间。

直到他关门之际，还听到熊煜熙以不甚愉悦的声音说道：“谁教你自作主张？麻烦！”

他羞窘得快撞墙，只得三步并作两步走，一口气直冲贝苡芙住的三楼。

他按了第一次电铃后，在贝苡芙门前足足等了十分钟之久，才有勇气再按第二次，而且按得有点心虚，因为他终于想起贝苡芙好像有提醒他，千万别忘了拿备份钥匙的事，可他一回办公室……不，根本就在离开医院中庭后，他就完全忘了这回事。

要不是早上那个病例的 X 光片占去他太多的思虑，他应该不至于如此糊涂才是。哎——

又等了近十分钟，他踌躇地把手伸向电铃，正犹豫着要不要再按下去时，贝苡芙门里有轻微的声响发出，然后，她的门就开了。

“璟琛？”贝苡芙靠着门板，惺忪地揉着眼，看似努力地想把他晃动的身影看个清楚。“这么晚了不睡觉，跑来我这里干么？”她都不晓得睡到第几殿了，才突然被电铃挖起来，眼睛几乎撑不开。

“呃，我、我来跟你拿我家的钥匙。”甘璟琛耙耙头发，没有预期地将视线由她脸上移开，却在移开后不由自主地倒抽口气。

由于楼梯间的灯光设备不甚明亮，她开门时他也没特别注意或多想，现在因不敢看她的脸而将双眼落在她身上，反而被她毫无预谋的若现春光吸引了所有的注意。

室内的灯光透过她单薄的及膝睡衣，隐隐透出她姣好的青春身段，光洁匀称的小腿、赤裸可爱的脚丫子，不自觉地散发着成熟女体特有的媚

态，惹得他不由自主地用力吞下哽在喉头的口水。

天！他从没注意到他那邻家小妹如今已经长大了，而且……很大。

“你家的钥匙？”贝苡芙甩甩沉重的头，连带地牵动身体的线条，再次令他暗抽了口气，可是无辜的女主角却全然不晓得他心头闪过的异色绮想。

“你喔，当真被我料得准准的，我就知道你会忘了去拿备份钥匙！”她咕哝地叨念着，转身走入房里。“你要不要进来坐一下？”或许是因为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她并没有对他大呼小叫，反而柔顺得像只温驯的小猫。

坐一下？他怔忡了下，苦笑地摇摇头。

万一他进去坐一下之后不想离开，体内的冲动压抑不住疲累的理智时，那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任何机会都不要给他，他还是乖乖地站在门口等她就好。

“喏，拿去。”贝苡芙拿出早上他塞给自己的钥匙递给他。“你忙到这么晚才回来啊？”她打了

个呵欠，实在想睡得紧。

“嗯，一个小朋友的病例很麻烦，我留在院里翻些国外相关文献对照。”他的眼锁住她的脚趾头，绅士地没敢再乱瞄。“你早点睡，我也要回去休息了。”

“好啊！”她点头，缓缓将门关上。

甘璟琛等她把门阖上，立刻握紧钥匙快步冲下楼梯。

“璟琛，那明天早上我怎么……”贝苡芙才锁上门又想到明早该怎么叫他的问题，连忙又拉开大门，却早已不见甘璟琛的影子，她只得闷闷地又关上门。

“这个每次都要‘等一下’的先生，怎么今天动作那么快？”她莫名其妙地喃喃自语，脑子又被瞌睡虫占领，她捏捏发酸的肩，没有多想地回床上继续跟周公打交道去了！

： ； ；

“苡芙，王医师说刘大光今天要拆石膏，然后他就可以出院了。”夜班护士郁茹把工作日志移交

给贝苡芙，并细心地交代注意事项。

“刘大光可以出院了？”她眨眨眼，没异议地接过工作日志。“那很好，总算可以把那麻烦精给送走了。”接下来耳根子可以清净许多。

“唉，我看那个刘大光好像对你蛮有意思的，你干么不给他机会？”郁茹边收拾桌面，边好奇地问。

“机会？”贝苡芙愣了下，突然想到自己来北部这么些日子，好像很久没再交别的男朋友了。“对啊，我为什么不给他机会？”不知怎地，来这里之后，她就没那个心思去注意对自己有兴趣的男人了。

“神经！”郁茹笑她的自问自答，然后想起之前听到的一些传言。“苡芙，‘那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她拆掉发上的发夹拿下护士帽，神秘兮兮地探问。

“哪件事？”这种没头没脑的问话，听得懂才是脑子有问题，贝苡芙莫名其妙地反问道。

“你知道的，就是院长嘛！”现在很多护士都

对贝苡芙嫉妒得要死，她竟然还一副天垮下来有人顶的样子？！

不过也是，院长就像这间医院的梁柱，万一真的是垮了，怎么也压不到贝苡芙，如果那件传言属实的话……

“院长？喔，你说璟琛哪？！他怎么了？”跟郁茹的动作正好相反，她对着护理站里的大玻璃，仔细地将头发夹在雪白的护士帽之下。

郁茹闭了下眼。瞧她把院长的名字叫得多顺哪！这家医院里就属她有这个胆，要说她和院长之间“没什么”，她实在很难相信。

“人家说你是院长的女朋友。”而且是地下女友，没公开的那种。

“我？我是璟琛的女朋友？！”贝苡芙瞪大了眼，不敢置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尖，两只又圆又大的黑瞳几乎凝成斗鸡眼。“别开玩笑了！”这是哪一国的黑色幽默？

“不是吗？可是大家都这么说啊！”甚至有人私下猜测，院里何时会办喜事呢！

而且听说有些对苡芙印象不错的年轻医生，在听到传言之后群起心碎，连着好几天都颓丧得提不起劲儿。当然，她都只是听说而已。

“到底谁是大家？”就是指不出一个名字？这种话根本难以采信。

郁茹耸耸肩，她的确无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名字。

“这就是谣言，你别理它就是了嘛！”贝苡芙夹好护士帽，精神饱满地对着大玻璃拍拍脸颊，准备开始挑战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天。

“真的只是谣言吗？那真是可惜啊！”郁茹感叹地低喃：“院长条件那么好，简直是我们院里单身护士眼中的超级金童，如果可能，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贝苡芙把工作日志看了一回，顺便检查护理车里的棉花、绷带和纱布等消耗品，不很认真地随口答腔。

“跟院长凑成对啊！”郁茹的眼睛迸出梦幻的光芒。“如果你能跟院长变成如假包换的男女朋

友，那我们骨科在院里的地位就可以水涨船高了，你说对不对？’

事实上也难怪郁茹会这么认为。一般而言，医院中比较热门的几乎都是妇产科、内外科和小儿科，毕竟不可能每天都有人骨折的嘛，而且骨科病患大多是患了骨质疏松症或一些长骨刺的中老年人，对她们这种年轻的小护士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和挑战性。

贝苡芙忍不住大翻白眼。

这种事说起来容易，要成真可没那么简单。她和甘璟琛认识了十几年，要是能发展成那种关系，早就不是现在这种状况了，她还需要在一大堆男人里挑东拣西的吗？

其实她一点都不讨厌甘璟琛，反而认为他的条件真的很好，而且是她认识的男人里面最好的，也是她看起来最顺眼的一个，无怪乎她跟璟琛的感情会特别好。

只是他们都太习惯彼此的存在了，习惯到像只要活着，每天就得吃喝拉撒睡一样，所以根本

不可能擦撞出爱情的火花，她认为这种机率比中美国乐透奖还要低微，因此她从没这么想过。

叹了口气，贝苡芙索性不作任何回答地推着护理车，准备去例行性巡房。

“苡芙，要不要考虑看看嘛？”郁茹见她避而不答，心中的期盼更深，忍不住跟着她的脚步移动，缠着她追问，并不停地在她身边左转右转，好看清她脸上的表情。

“那是不可能的，郁茹。”贝苡芙额上出现三条黑色效果线。“你还是放弃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想法吧！”

“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郁茹张合不停的嘴巴只剩下“为什么”三个字。“到底为什么？”

“不可能就不可能，你别再问了。”问得人家都烦死了！

“别这么快下决定，最起码给人家一点遐想的空间嘛！”郁茹垂下肩膀，开始觉得希望出现裂缝。

“郁茹，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你该回家休息了。”晚班真的比日班辛苦多了，因为生理时钟完全颠倒，而且她不想再和郁茹讨论这种不可能的任务。

“真的不行吗？”

“不行。”现实生活都不可能了，何况她们现在只是假设。

而且就算她肯好了，甘璟琛也未必肯啊！他的条件那么好，值得更美好的对象，不是像她这种算不上正规的杂牌护士，最起码也得是正牌俏护士才配得上他。

“为什么不行？”郁茹的嘴角垮了下来，开始意识到企盼无望。

“因为我接受你的建议了。”为了不再让郁茹存有不该有的幻想，她匆促之间作了一个决定。

“什么建议？”她曾建议了什么吗？她自己怎么不记得了？

“我决定给刘大光一个机会。”啊哈！靓女决定要重出江湖了——



不懂？

“安啦，我会用最大的诚意和最少的时间让你认同。”至少他已经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不是吗？

“随你。”贝苡芙无力地垂下肩，懒得再跟他辩驳。

“我们去‘乡情饭店’吃晚饭怎么样？”刘大光兴奋地提议。

“吃晚饭而已，我们随便吃吃就算了。”不过是吃顿饭，不管随便吃或吃大餐一样会饱，而且她不大喜欢昂贵的大餐，还不如小吃摊来得自在。

“那怎么可以？”刘大光的建议被驳回，神情有点懊恼。“你是我的女朋友，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吃吃就算了？万一被我的车迷看到，那多丢脸啊！”他在业余赛车界还算小有名气，拥有不少迷兄迷姐。

“什么丢脸？”贝苡芙不敢相信地瞪大了双眼。“难道你从来不吃小吃摊的吗？”

“吃啊！偶尔带回家吃，我可不在路边摊上

吃。”这是他的坚持。

“为什么？”这是什么心态？

“好歹我也算是个名人，我说过啦，被我的车迷看到很丢脸。”他说得振振有辞，一点都不觉得他的价值观有任何不对。

“你家里一定很有钱。”她翻了个大白眼，受不了他的理论。

“还好啦，不然哪有钱让我玩车？”玩车是很花钱的活动，要是家里没一些恒产，哪能让他玩这么多年？

“你除了玩车之外，没别的工作了吗？”她吓了一跳，难道他长这么大，还在向家里拿钱花用？！

“干什么工作？反正我们家的事业以后都会交给我管，到时候我就没办法玩车了，当然得趁现在还能玩时多玩一点嘛！”典型纨绔子弟的想法。

贝苡芙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人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他的？竟然把他教成这副德行？！

不行，他这种心态就算家里再有钱，也迟早会坐吃山空，要想当她的男朋友可不是家里有钱就可以的，至少得先学会自食其力才行，否则免谈。

“呃，刘大光！我看我还是不跟你出去吃饭了。”她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

“为什么？”刘大光的眉头皱了起来，似乎无法接受她的转变。

“因为我无法认同你的价值观。”她把话说明了，不然这个人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心态有问题。“虽然你可以接掌你家的事业，但你起码得从基层做起，不然等你接收你家的事业后，一定会遭遇到很多从没想过的问题，以你现在贪玩的心态，绝对无法承受那种挫折，到时候你会很惨的。”她几乎可以预见那个惨状。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她是怎么搞的？好好的一个约会，干么跟他说这种大篇道理？以前跟他交往的女人都不会说这些有的没的，她是想借机教训他吗？

“回去问你爸爸，我想他会很乐意告诉你的。”养子不教父之过，他父亲必须承担教育自己儿子的责任。

“你很奇怪耶，你是跟我交往，关我爸什么事？”从来没有人会给他碰这种钉子，她为何非得如此特立独行？

“我说过，我们还不算开始交往。”她重申，感觉话不投机。“除非你想清楚我说的话，不然我们不必再见面了！”她吐了口气，不待他回应便转身走人。

“贝苡芙！”刘大光下意识地拦住她。“你说清楚，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忍不住有点生气了。

“我没什么意思，只是希望你能自食其力，不要再依靠家里的资助了。”刘大光大她两岁，可是思想却比她还要幼稚，而他的父母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

“我从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他早就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

“那我只能说我错看你了。”她不想跟他交往了，因为继续下去不过是浪费彼此的时间而已，毕竟她不可能跟这种人有结果。

“你……”刘大光气得说不出话来。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其实她更失望，希望他能想通她的话。“再见了，刘大光。”

### 3

“起床了，璟琛！”

日益熟悉的清嫩嗓音溜进甘璟琛的耳膜，他下意识地再拥紧被褥往枕头里钻，极力抗拒这股声音的呼唤。

“璟琛，你今早有医师会议要主持，再不起床，你一定会来不及。”

是，我知道……他在心里低喃，意识还是混沌。

“你是院长，迟到很丢脸。”

嗯，可是睡眠比面子来得重要……

“甘璟琛，你要是再不起床，我要掀你被子喽！”

此言一出，甘璟琛立刻不假思索地睁开双眼，所有瞌睡虫霎时跑得一只都不剩！

他抱着被子坐了起来，摸索着枕头旁的金边眼镜，双颊微微赭红地将它戴上。“好啦，我起来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到厨房为我泡一杯牛奶？”

“当然可以。”贝苡芙手上抱着从他床底下找出来的脏衣服，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离开他的房间。

“他什么时候养成喝牛奶的习惯了？”先把脏衣服全丢到洗衣机里，转到厨房拿出杯子和奶粉准备泡牛奶，贝苡芙一边动作，一边忍不住低声喃喃自语。

她还记得初中时，几乎可以每天看到甘妈妈端着牛奶追着念高中的甘璟琛跑，不管甘妈妈怎么喊，他就是不肯喝下甘妈妈手上那杯牛奶，怎

么来到这里，他的饮食习惯就变了？

虽然有点疑虑，她还是细心地测量水温，冲泡香郁的牛奶。

甘璟琛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宽大的手掌掠过眼镜抚着额际，两颊红潮久久不退。

从小他就不爱喝牛奶，天晓得现在竟每天不得不去喝那杯令人憎恨的奶制品。

自从他去向苒芙拿钥匙的那个晚上起，他惊惶地发现自己只要一接近她，当晚她那不经意显现、若隐若现的娇媚就会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更糟的是，他的身体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反应！

偏偏每天早上又是所有雄性动物最冲动的时刻，他怎能不想办法支开她？除非他真想让她发现自己控制不住的窘态。

叹了口气，他算准了在她进房之前冲进浴室。当然，这也成了她拥有自己钥匙之后的习惯之一，他必须在她发现之前，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

贝苒芙果然在下一时间便走进他房里，对着

浴室喊道：“璟琛，牛奶泡好了，你快点出来喝呀！”然后她就走到阳台把前一天洗好的衣服都收进他房里，坐在床沿为他折起衣服来了。

她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得帮他做这些事，但她就是看不惯他散漫的个性和随处乱置的衣物，自然而然地便接手过来做了。

想起放在口袋里的他的钥匙，她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他的阴谋——借由叫他起床的理由设计自己成为他的免费女佣。

耸耸肩，她对自己的假设嗤之以鼻，那家伙才没那么聪明呢！

更何况他并没有要求自己这么做，是她心甘情愿为他做这些琐事，所以就不能怨天尤人喽！咎由自取嘛！

“好了，我打一下领……”甘璟琛梳洗好走出浴室，愕然地看见她手上拿着的“红布”，一时间竟涨红了脸，飞快冲到她身边抢下她手中的物件。“你你你……不要弄了！我、我自己来就行了！”

“干么啦！拿来！”贝苡芙反射性地又将他才

抢走的东西抢了回来，还火爆地用脚踢了下他的小腿肚。“我马上就折好了，你不要来乱啦！”害人家折好的衣服又乱了。

“给我！”甘璟琛的脸越涨越红，他伸长手臂执意抢下她手里的东西。

“不要！你莫名其妙！”贝苡芙以一手格开他伸过来的手，另一手则握住原来的物件藏在身后。“神经病！不过是折件衣服而已，这有什么好抢的？”他一个大男人会折得比她来得好吗？什么毛病？！

“那是……给我啦！”甘璟琛表现出难得的坚持，索性爬上床绕到她身后跟她抢。

“偏不要！”贝苡芙侧过身躲他，他越是坚持，她就越不肯如他的意。“走开啦！这样拉拉扯扯的，成什么……啊！”贝苡芙一边咋呼，一边避开他的长手，一心二用的下场，就是被他整个人压扑在床上，形成身躯互叠的姿势——

当甘璟琛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叠在贝苡芙身上时，他就像被点了死穴般浑身僵硬，口干舌燥得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整个脑子像当机似的无法运作，只能像块风化石般，不知所措地压在她身上。

看他的脸红通通的像个红包袋，贝苡芙诡异地也感到全身燥热了起来，好像有什么不知名的电流窜过身体周遭，那种感觉有点……可怕，又有点麻麻的；她拧起秀眉，试着挪动自己的身体，愕然地听到他倒抽了好大一口气。

“你……别动！”他结结巴巴地警告着，惶然地发现好不容易在浴室里平复的欲望，经她这么一扭，又开始控制不住地骚动了起来。

“起、起来啦！你知不知道你很重？”虽然他并不胖，甚至可以说瘦削颀长，但一个大男人的骨架原本就比女人重得多，她微喘着气，推了推他。

“你你你、你先把东西还我！”虽然结巴，他还是坚持条件交换。

“你真的很奇怪耶，我帮你折就好了，干么一定要要回去呢？”而且他非得用这种姿势跟她谈

吗？他不觉得这个姿势太过暧昧吗？

“你！”甘璟琛闭了闭眼，无法否认将她压在身下的“触感”极好。“那是、我的‘私人物品’。”噢！她非得逼他说出这么令人难堪的话么？

“私人物品？”贝苡芙眨了眨眼，终于将藏在身下的“东西”拿出来看个真切。“神经！不过是条内裤罢了！”

“还给我！”甘璟琛一把抢下她拎在手里、晃在半空中的男性内裤，一张脸红得都快烧起来了。

“无聊！”贝苡芙咕哝了声。

“以、以后我自己折就好，你不用帮我了。”甘璟琛感觉自己的尊严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连忙跳离她诱人的胴体，小心翼翼地将内裤塞进西装裤口袋，仿佛再让她多看一眼，他将会就此羞愧而死。

“喔。”贝苡芙不置可否地由床上坐起来，理了理被他压皱的衣服，霍地勾起恶作剧的微笑，挪动自己的臀部靠近甘璟琛，凑近他的耳朵低语。“红色子弹型内裤？看不出来你是这么闷骚的男

人。”末了还格格地轻笑起来。

轰！甘璟琛小心维护的男性尊严，像年久失修、潮湿的粉刷墙面，在贝苡芙的轻声嘲讽下，一片片剥落成屑，消失殆尽——

：

健儿门诊是为孩子施打疫苗所特设的小儿科门诊，每个孩子到这里都无可避免地得挨上一针，因此大大小小的哭声此起彼落，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会在屁屁挨了针后，还能乖乖不哭的。

“不要！怕怕！不要、打针！”小贤是个一岁半的孩子，他今天应该要施打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的混合疫苗，另加一剂小儿麻痹口服疫苗。

小贤的语言能力发展得很健全，因此小小年纪已经可以借由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愿，此刻他眼里含着一泡泪，双手紧抓着奶奶哭喊着。

“痛一下子而已，不打不行啊！”奶奶面有难色，眼看着都已经叫到小贤的号码了，她拿着宝宝手册，一手牵着哭闹的小贤，是进去也不是、不进去也不是。

“小贤，轮到你喽，快进来！”贝苡芙打开诊疗室的门，笑嘻嘻地叫着他的名字。

由于小儿科的护士今天临时请事假，一时间调不出人手，甘璟琛不得已只得向骨科调人，暂借贝苡芙前来支援，这也是她之所以此刻会出现在小儿科的缘故。

“不要、不要！奶奶，不要啊！”看到贝苡芙全白的护士服，小贤拉着奶奶的手扯得更紧了。“痛！痛痛！”斗大的眼泪溢出眼眶，小贤可怜兮兮地躲在奶奶身后，仿佛护士小姐是会吃人的野兽。

“小贤。”贝苡芙哭笑不得地瞅着他，见他一个小年纪的孩子哭得如此伤心，她无可避免地觉得心疼。“小贤喜欢生病吗？”她蹲在小贤身边，保持距离地没动手拉他，大大的眼认真地看着他。

小贤愣了下，眼角挂着来不及落下的泪，戒备地回看她，小手依旧紧紧拉住奶奶的衣角，考虑了好一下子才摇摇头。

“小贤为什么不喜欢生病？”她带着浅浅的笑

问他。

“药药，苦苦。”小男孩想起潜藏在记忆里的印象，怯怯地回答。

“哦——因为药药很苦，对不对？阿姨也知道药药很苦啊！”她并不试图欺骗他，因为孩子天真又聪明，只有跟孩子有同理心，才有说服他的可能。“小贤等一下要打针，因为打针会痛，所以小贤不愿意打针，是不是？”

小男孩的眉心皱了起来，他匆匆点了下头，满是防备地将脸埋进奶奶的裙里。

“小贤，阿姨跟你说哦。”她扯了扯小贤的衣角，却没有多加勉强。“我们等一下打的是预防针，预防针就是为了不让小贤生病才打的，就像被蚊子叮一下下就不痛了，不用像生病一样，吃很久、很久苦苦的药药哦！”

小男孩把脸露了出来，极小心地看着贝苡芙的脸。“一下下？不生病？”显然他的心防已经开始松动了。

“对，只要一下下。”贝苡芙开心地笑了，由

口袋里拿出一颗包装漂亮的糖果。“小贤打了预防针就不会生病哦，如果小贤很勇敢，打针不哭哭的话，阿姨就把这颗糖糖给小贤，好不好？”小儿科别的不多，就糖果和贴纸特别多，都是用来骗小孩的。

小男孩两颗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贝苡芙手上的糖果，用力地吞了下口水。“不哭，糖糖？”

“嗯，小贤要很勇敢哦。”贝苡芙拿出更多的糖果捧在手心。“等小贤打完针，阿姨这些糖糖统统都给你，好不好？”她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吸引男孩的认同，并向他伸出友善的手。

男孩犹豫了很久，终于放开揪紧奶奶衣角的手，怯怯地将小手递给贝苡芙。

“小贤好乖！”贝苡芙激赏地摸了摸小贤的头，她站起来跟小贤的奶奶说：“老太太，您要不要跟小贤一起进来？”有亲人在未必是件好事，对孩子而言，对亲人的依赖会让他们哭得更大声，藉以争取同情。

“谢谢你啊，小姐。”老太太显得满意极了，

她放心地将小贤交给贝苡芙，并把宝宝手册一同交给她。“我还是在外面等他就好，免得他看到我又哭了。”

“好，那麻烦您在这里稍待一下。”贝苡芙便笑嘻嘻地带小贤进诊疗室。

经过甘璟琛一番基本检查，在确定没有问题之后，贝苡芙又带着小贤让另一个护士为他施打预防针，全程都陪在小贤身边；而小男孩也很遵守诺言，虽然当针打进皮肤时，微微苦了一张小脸、皱高了眉，眼里蓄了点水气，但他真的很勇敢地一声不吭，只是紧紧抓住贝苡芙的手。

“奶奶！”当贝苡芙带着小贤还给他奶奶时，小男孩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当然，口袋里塞满了贝苡芙承诺给他的漂亮糖果。

“谢谢你，护士小姐。”老太太其实多少仍有些担心，但她在诊疗室外当真没听到半点哭声，让她对贝苡芙更为感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贝苡芙摸摸小贤的头。“小贤好勇敢，以后打针也要这么勇敢，好不好？”

“好。”小贤嘴里含着糖，口齿不清地点头回答。

“谢谢，那我们走了。”老太太牵起孩子的手。  
“小贤，跟阿姨再见。”

“阿姨 bye—bye。”男孩用力地挥着手，跟着老奶奶离开小儿科，沿途还不停回头对贝苡芙笑着，直到再也看不到彼此的身影为止。

“那小鬼完全臣服在你的石榴裙下了。”工作告一段落的甘璟琛两手交抱胸前，帅气地倚在诊疗室的门框边轻笑，头一次见识到贝苡芙如此有耐心的一面。

“你太小看我了，以前我在镇上的诊所工作时，所有特难搞的小朋友都是靠我一手搞定的呢！”贝苡芙抬起下巴，骄傲之色溢于言表。

“真的？”甘璟琛挑起眉，修长的指在手臂上轻点两下。“嗯，你要不要考虑调到小儿科来？”他霍然没头没脑地提议道。

“干么？”贝苡芙学他的表情，同样挑起秀眉。  
“你觉得我在骨科不能胜任吗？”他是院长，爱怎

么调就怎么调，还得经过她同意吗？啐！

“唉，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完全弄拧了他的想法。“下个星期有几个刚毕业的护士会到院里来任职，加上陈护士因为要在家里待产，所以小儿科会比较忙。”既然她对付孩子“天赋异秉”，无论如何都得好生利用。

“嗯哼！”她重重地由鼻孔里发声。“然后呢？”

“当然是想利用你的长才，在小儿科好好发挥啊！”他推了推金边眼镜，感觉自己永远战胜不了她的伶牙俐齿。

“是这样吗？”她眯起眼睨他。“真的不是因为我不能胜任骨科的职务？有这么简单吗？”她忍不住伸出食指戳着他的肩窝，硬逼着他退了一大步。

“真的、真的！”他不得不抓住她使坏的小手，忙不迭地迭声保证。“你知道的，小儿科一向都很忙，如果我怀疑你的能力，不可能建议你调到小儿科啊！”她也太阴谋论了吧！他能有什么企图？

只不过，她要是能调任小儿科，那他……能见到她的机会就更多了——

噢！老天，他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他为自己不甚纯良的企图感到有点羞耻！

“你确定这是你要的？”她还在怀疑呢！

“是。”他莫名地希望自己能更常见到她灿烂的笑颜。

“不是心虚？”她的眼眯成一条线，朝他跨了一大步。

“不、不是！”他回答得有点虚软，因她的逼近又退了一步。“我、没什么好心虚的。”这绝对是正当理由！

“那你干么脸红？”好好玩，她发现他越来越容易脸红了耶！

原来一个大男人，脸红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嘛！她忍不住想再逗逗他，看看他称得上好看的脸蛋，到底可以红到什么样的程度。

“嘎？”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后知后觉地发现她眸底的笑意。“你、你别闹了，你到底肯不肯调到小儿科来？”他别开头躲避她过于闪亮的眼。

哎——在她面前，他永远摆不出院长该有的完美形象。

“你真的觉得我适合担任小儿科的专任护士吗？”他难道不介意她只是个杂牌军？

“瞧你！”看她一脸委屈，他不禁笑了出来。“是谁刚刚还义正辞严地声明，自己对小朋友多有办法，怎么才一转眼的时间，马上又变得这么没自信？”

贝苡芙粗鲁地拉住他的领口，将他扯近自己的嘴。“你忘了我没有护士的资格啦？”她小声地附在他耳边说道。这件事儿可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他的麻烦可就大了。

浅浅的呼息伴着她身上淡淡的清香喷在他耳边、窜过他鼻间，他怔忡半晌，脸上才消退的红潮立刻毫无预警地再次霸占他的俊颜。

要命！他发现她对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令他心里产生不小的冲击！

怎么……自己对她会产生这么怪异的感觉？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啊！

“喂！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贝苒芙怀疑地看着他，极不文雅地用手肘撞了撞他的肚子。

“唔！”甘璟琛吃痛地闷哼了声，把自己由杂乱的思绪里拉出来。“好痛！”

“谁教你不专心听人家说话？”她气呼呼地撅起嘴，完全展现出小女人的娇态。

“没关系啦，我不会……”告诉别人。他话来不及说完，迎面走来几个年轻的太太冲着他直笑，让他不得不停下来对她们微笑打招呼。

“甘院长，女朋友啊？”一个蓄着长发的太太笑着消遣道。

“呃，我……”

“小姐身材很好哦，不像我们生过孩子的欧巴桑，身材都变形了。”没让甘璟琛答腔，另一个太太接着说。

“小姐，我们甘院长性情好，有这种男朋友可真幸福。”一个短发少妇捂着嘴笑，一双美眸不住在两人身上打转。

“咦？不是……”贝苡芙眨了眨眼，发现他们俩又被误会了。

“现在这种好男人不多了，哪像我们家那口子，说没两句话声音就大了，好像要找人吵架似的！”长发太太不禁发了两句牢骚。

“我们……你们……”贝苡芙还想解释，但那些太太一打开了话匣子后，完全不给她插话的机会。

“可不是。不然哪，就像颗闷葫芦似的，老半天都一声不吭，家里安静得像座空城，都不晓得嫁人干么的。”

“我也是当小姐的时候比较好命，在娘家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到了婆家，反倒被嫌得没句好话，到现在我还后悔呢！”

“是啊，每回要跟他谈孩子的事，他就不耐烦得很，真是气死人了！”

“我们家也一样，好像孩子是我在外面偷生的，他理都懒得理咧！”

“我老公是有好那么一点，不过他也是心情好

的时候跟孩子玩两下，心情不好时还嫌小孩碍眼呢！”

贝苡芙无奈地看了眼甘璟琛，发现他满脸苦笑，什么话都无法说出口。而她，也只能如出一辙，苦笑以对了——

## 4

贝苡芙如期地调到小儿科。她的个性活泼、积极，很快地便赢得整个小儿科护理站的接纳和欢迎，尤其是小儿病房的孩子，一见到她，每个孩子都会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冲着她直笑。

午后，一些不肯睡午觉的孩子聚集在游戏间，缠着贝苡芙跟他们说故事。

“阿姨，我想听白雪公主的故事。”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女孩露出腼腆的笑容，小声地要求道。

“我也要！我也要！”其余的小孩跟着起哄，

每张小脸蛋皆漾着粉嫩嫩的绯红，完全掩盖住他们平日略嫌苍白的面容。

“好啊，那阿姨就要开始说白雪公主的故事喽！”当所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一致提出相同的请求，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都无法拒绝，何况是心如豆腐的贝苡芙？“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很英俊的国王和他美丽的皇后，生下一个皮肤白白、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的小公主……”她清嫩的嗓音开始诉说着所有孩童心中最美丽的童话。

甘璟琛正好到小儿病房调病历，处理完毕时不经意地晃过游戏间，正巧看到贝苡芙眉飞色舞地带着肢体动作，把童话故事里的老巫婆表演得活灵活现，不仅将小朋友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更将他们的情绪拉到最高点，他不禁推了推眼镜，斜倚在游戏室门框欣赏她淋漓尽致的表演。

她真的很有魅力是不？瞧瞧那些病童，原本病怏怏的，但在她精彩的表演里，一下子惊呼，一会儿赞叹，完全不像带病在身的模样，就算是魔鬼也会心软吧？

他说不出心里流窜的感动是什么，只是安静地、着迷地注视着她，情绪也随着她的肢体语言而上下起伏，并无法控制地深深动荡了起来……

“后来，王子就和公主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虽然是所有童话的公式结局，却仍深深撼动了每一个不同时代的幼小心灵。

“真的吗？王子跟公主真的可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一个较年长的男孩忍不住提出疑问。

“当然啊，故事都是这么写的嘛！”绑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摸着发辫，正色说道。

“就像阿姨跟院长叔叔一样吗？”另一个长满雀斑的女孩兴奋地发问。

“喔？”贝苡芙呆愣了下，连同站在门旁的甘璟琛一般，两人同时感到惊愕。“呃，姗姗，你怎么会……这么想？”贝苡芙困扰地抬起头，不经意与甘璟琛的视线相交，顿时令她莫名地窘红了脸蛋。

“我妈妈说的呀！”小女孩骨溜溜的大眼转了

转，态度极为认真。

“我妈妈也这么说哟！”绑着辫子的女孩立即附和。

“我妈妈也说过。”

“我妈妈也是！”几乎是同时，孩子们的声音此起彼落，每个答案都是一样——我妈妈说的。

贝苡芙叹了口气，略带埋怨地瞪了眼无辜的甘璟琛。

没想到孩子的世界就这么被大人给污染了，再这般以讹传讹下去，只怕死的都会被说成活的，假的都给说成真的了！

“啊，院长，你怎么在这里？”一名护士适时出现在游戏室，惊讶地发现甘璟琛尴尬地杵在门边。

“呃，有事吗？”他轻咳两声，力持镇定地问道。

“我是来叫苡芙的，有个男人找她。”护士小姐看了眼贝苡芙，算是把话传到了。“他说他在楼下中庭等你。”

男人？甘璟琛怔了下，心头竟泛起一股酸酸的滋味……

“好了，小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你们该回去休息了。”贝苡芙站了起来，像在赶小羊般拍了拍每个小朋友的屁股、肩膀。“我们明天再继续。”

“好！”稚嫩的声音齐声喊道，孩子们乖乖地依序走出游戏室，而贝苡芙则殿后；她不假辞色地越过甘璟琛，并向前来通知的护士小姐点了下头，便径自往医院中庭走去。

甘璟琛看着她的背影，思忖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Miss 张，你说的男人是——”

“哦，好像是以前从骨科出院的病人，叫什么刘大光的。”护士小姐早就走进游戏室将小朋友坐过的椅子归位，经他这一问才又想起此事。

刘大光？甘璟琛在脑海里搜寻那个男人的脸，可惜影像很模糊，记得不是很清楚。

“院长，你担心了？”护士小姐拉开窗帘，让接近傍晚的温暖阳光照进室内。“这也难怪，苡芙

这么可爱，难怪院长要担心她让人给抢走了。”

“啊？”甘璟琛又愣住了，怎么连院里的护士都这么认为？

“我们都很期待能早日喝到院长的喜酒哦！”她将游戏室大致恢复原样，在经过甘璟琛身边时，不禁多叮嘱了声：“加油！院长，可别输给那个赛车手，我们都会为你加油！”她握紧拳头、弯起手臂，为甘璟琛加油打气，然后笑着走向护理站工作。

“唉，等……”甘璟琛简直是瞠目结舌，原想说些什么，待回过神来，护士小姐早已走远。“你倒是等一下呀……”到最后只剩下轻喘的耳语。

真要命！

他头痛地抚着额际，用力地闭了闭眼。现在大伙儿都认为他跟苡芙之间不寻常，也都对他们俩抱持着看好的心态，他身为一院之长，是不是真该努力完成众人的期待？

温暖的阳光照拂在他迷惑的脸上，似乎也为他的生命注入一丝新生的力量。



耐烦之外，对她并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自然而然地，她将他剔除在朋友的名单之外。

“你到底在拿什么乔？”刘大光恼怒地吐了口气，他从不曾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受过这种窝囊气，就属她头一个！“多少女人要跟我交往，我都看不上眼，今天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他一副赐予恩德的模样。

“是喔，谢谢你的青睐。”贝苡芙斜睨着他，心里逐渐产生厌恶之感。“不过很抱歉，我并不是想要跟你这种只会依赖家里的纨绔子弟交往的众多女人之一。”她一口气说完自己的感觉，明白表示对他的心态敬谢不敏。

“借口！都是借口！”他羞愤地大声叫嚣，并粗鲁地抓住她的手臂。“是不是因为那个院长？你是不是因为他才拒绝我？”那当初为什么要给他遐想的空间？她摆明了戏耍他，叫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这是我跟你之间的事，跟璟琛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奋力地甩开他的钳制，火气也急速上升。

“呵！叫得可真亲热啊！”刘大光怒火攻心。“他有什么好？不过是个小儿科的医生，而且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爬上院长的职位，那种温吞的男人到底哪一点吸引你？”他口不择言地攻讦不在场的甘璟琛。

“那你又有什么好？也许他那点收入根本入不了你的眼，可是他自食其力；姑且不论他是用什么方式爬上院长的地位，起码他不必向家里伸手要钱，这点就比你好上千百倍！”他自己心态偏差，还想诋毁别人，他到底有没有羞耻心？

而且好歹璟琛是这家医院的股东之一，他有绝对的权利坐上院长的位置，她从来不曾怀疑过他的才情和能力，才不是像刘大光说的那般不堪呢！

“那是他没有有钱的老爸！”说到底，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思想偏差。

“那又怎么样？像你这样不思上进，就算你老爸坐拥金山银山，早晚都会让你坐吃山空！”他对甘璟琛的批评令她觉得刺耳至极，尖锐的实话就

这么脱口而出。

“你不要诅咒我！”刘大光气得快跳脚了。

“那你就别再来找我！”她很不客气地顶了回去。“随便你怎么想，就算我不识好歹好了，你又何必再来纠缠我？”说来实在悲哀，他连女孩子的拒绝这种小挫折都无法承受，实在很难想象他将来会有管理家产的能力。

“你！”电光石火之间，“啪”的一声，他毫无预警地伸手重打了她一记耳光，使得她秀气的脸蛋立刻浮出五爪印。

“你打我？”贝苡芙不敢相信地捂着脸颊，耳朵嗡嗡作响。“没想到你不仅心态有问题，连你的行为能力也有问题，你竟然动手打女人？”

“打、打你又怎么样？”动手之后，他也愣住了，却又被她的话语激得失去理智。“谁教你出言不逊？！”

“我只是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已，这样算得上出言不逊吗？”她双眸喷出愤怒的火花。“而且就算我出言不逊又怎么样？你凭什么资格打我？！”

她气得全身发抖。

“你还说？”刘大光再次举起手，眼看着另一个巴掌又将再次落在她脸上。

贝苡芙闪避不及，一瞬间只能用力闭起眼，咬牙预备承受他更火爆的怒气，没想到巴掌声是如预期地响起了，但灼热的刺痛感并没有在她脸上出现，令她好奇地睁开眼——

“璟琛！”甘璟琛不知何时挡在她面前，替她承受了刘大光热辣的巴掌，不仅眼镜被他打掉在地，连颊上也浮现红肿的五爪印；心头好像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下，她不觉惊惶出声。

或许是护士小姐的话在他脑海里回旋不去，甘璟琛不知不觉地信步走至中庭，远远便看到刘大光凶狠地打了贝苡芙一巴掌，他的心霎时揪痛了下。

这种事就是如此，有了第一次的暴力行为，极容易便会犯下第二次；他发现那两个人似乎还在争执些什么，担心刘大光再次失控，连忙连跑带冲地往他们靠近。

果然他才一跑近，刘大光便又举起手意图施暴，他没多细想地用力扯住刘大光的手，没想到刘大光一见到他，来不及抽走被他擒住的手掌，便又伸出另一只手，以更大的力量打了他一耳光，因而造成了目前的情势。

“刘先生，这样你甘心了吗？”甘璟琛用身体挡住贝苡芙娇小的身躯，清明的眼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刘大光，恍若那个巴掌对他半点影响都没有，看得刘大光心虚极了。

“你……你逞什么英雄？！”甘璟琛的举动无疑让刘大光更显理亏，他咬牙切齿地狠瞪着他。

“我不是逞英雄。”他用手臂挡住贝苡芙骚动的小手，不让她探出头来坏事。“我想你应该是喜欢苡芙的吧？！对喜欢的女孩子应该温柔以对，而不是暴力相向，我很抱歉地告诉你，这样只会招致反效果而已。”

“不需要你来说教！”刘大光狼狈极了，脸部表情狰狞了起来。

“不论你接不接受，我言尽于此。”甘璟琛伸

手指向大门的方向。“请你离开，我的医院不欢迎你这种人进来。”

噢！太帅了！太酷了！贝苡芙简直不敢相信杵在她面前的，是一向温柔有礼的甘璟琛。这是她见过他最酷、最帅的一面了，她心里抑制不住地不断冒出感动的泡泡。

“你！好，我们走着瞧！”胆敢伤了他的自尊，他发誓不让这对狗男女好过！以极其狂妄之姿，刘大光愤而离去。

初秋带点凉意的微风吹过甘璟琛热辣的脸颊，稍稍平抚了颊侧的刺热感。

他很清楚事情还没结束，但他愿以所有的身家性命来担保身后小女人的安全，因为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对她投注了过多的感情。而且糟糕的是，看来再也没有回收的可能。

贝苡芙伸手由背后抱住他，明显感受到他颀长的身躯微微一震，她将与他一般红肿的脸颊贴上他宽阔的背脊，感觉被刘大光施暴的伤痕，慢慢地消失在他温柔的呵护里……



家属看到我们俩脸上一模一样的红爪印，那种惊愕的表情实在很好笑……”

可惜她的表面工夫做得不够好，讲不到几句话，豆大的泪水便溢出眼眶，控制不住地奔流起来。

“苡芙?!”甘璟琛吓了好大一跳，他手忙脚乱地拎着才压在自己脸上的毛巾往她脸上擦，一颗心跳得乱七八糟。“很痛吗？不然怎么哭了？”

打从两人认识至今，她一直都是笑脸以对，顶多摆副凶巴巴的表情面对他，从来不曾在他面前哭过，连她恋情告吹时都不曾。

那个刘大光对她而言很重要吗？抑或是她被打得脸颊很痛？不然她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他的眉心蹙了起来，心口闷得难受。

“不痛，再痛都没有你痛。”她心疼地抚着他的脸，那清楚的五爪印痕令她痛入心坎。“你为什么那么傻？那种人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做！”她吸吸鼻子，眼泪掉个不停。

“我……”微颤的指抹去她的泪，那些水珠幻

化成尖细的针，支支不留情地刺进他的心脏。“我是为你做的。”

恍若怕她听见，所有的话全含在嘴里，一双漂亮的眼瞳乱瞟，始终没敢定在她脸上，颧骨泄密似的微微泛起赭色。

“璟琛，”两人距离如此之近，她当然还是听到了他的低语，不禁感动地握住他的手贴在颊侧，她的泪湿濡了他的掌心。“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她发热的脸颊将温度一丝不留地拓到他的手心，连带地让他泛红的脸迅速加温，涨红了一张俊颜。

“我、我、我喜欢你！”用力闭上眼，没给自己逃避的机会，他大声地吼出心中的秘密。

贝苡芙狠狠一震，她瞪大了眼，无比认真地审视他的脸。

这个男人……认识了她十几年，竟然会在这个她最脆弱的时刻说出这种对白，不是摆明了要勒索她的心、她的感情吗？

嗯……可是她好感动耶！怎么办？要不要回应他的喜欢？

相对于贝苡芙的犹豫，甘璟琛则是说不出的懊恼。

拜托！他怎么会选在这么没情调的情况下跟她告白？他该知道女孩子最重视的就是“情调”这种没营养的气氛，可是他竟因自己一时冲动就破坏了一切，那那那……还能有什么搞头？

就在他满脑子胡思乱想之际，一股微温的柔软触感，轻轻贴上他被打肿的脸颊，他惊讶地睁开眼，竟发现那股柔软的触感来自于……她的唇？！

“苡……苡芙？”他又开始结巴了，肇因于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有什么反应。

她吻了他？她主动地吻了他？他感觉自己的一颗心自谷底飞了上来，而且控制不住地一飞冲天！

“你不喜欢吗？”他的反应让她微感受伤，她红着脸、低下头，羞于自己的主动。

“喜、喜欢。”他无法否认溢上心头的喜悦。

“我……我也、喜欢。”她勾着嘴角笑了，脸蛋儿更红了。

“苡芙？”他低下头，想看清她脸上的表情，却只看见她赭红的两只耳朵。

心里有点甜，又有点慌，他伸手抬起她的下颌，发觉她紧闭着眼，红唇微微颤动。

“苡芙，睁开眼看我。”双眼离不开她诱人的唇瓣，他忍不住贴近了些。

贝苡芙心跳如擂鼓，她不依地摇了摇头。

“睁开眼呀，苡芙。”他的手有点抖，声音有点颤，脸，又贴近半寸。

感觉他的气息喷拂在鼻尖，贝苡芙很用力、很用力地摇着头；当然，这次多少因为这暧昧的氛围，还有她说不出口的羞涩。

“苡芙，”他胸口的起伏弧度明显加大，气息也逐渐变得紊乱。“你再不睁开眼，我……我就、吻你喽！”天！他从来都不晓得，表达自己的意图，是如此困难的事！

贝苡芙轻悸了下，紧闭的眼皮微微颤动，长睫上微闪着晶亮的水珠；她咬了咬下唇，乖顺地朝他扬起下巴……

甘璟琛喘了口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会因过度惊喜而死于心脏麻痹。

他以极慢的速度，像龟爬似的缓缓靠近她红艳艳的唇，终至四唇相贴，一股强烈电流莫名地窜过他们交贴的双唇，导致两人同时暗抽口气。

原来她的唇是这般柔软的滋味，甘璟琛渐渐不再满足于浮面的交贴，他笨拙地伸出舌头，企图闯开她紧闭的唇。

感受到他的急躁，贝苡芙紧揪着他的手臂，怯怯地开启檀口，似在邀请他一亲芳泽……

他霍地搂紧她纤细的腰肢，利用身躯的贴靠挤压掉两人之间的空气，他迫不及待地深入她甜蜜的口腔，汲取她温柔的馨香；湿润的舌滑过她每一颗圆润的贝齿，生涩地挑勾她温热的舌，或轻或重地啃咬、吸吮，两具身躯几乎因此而烧灼了起来。

压抑许久的热情像出柙的猛兽，借由火热的吻引爆出他潜藏的欲念，他不想停止，一点都不想！

“可以吗？苡芙，可以吗？”他俯近她的耳窝，浓浊且炽热的呼息抑不住地喷拂在她颈侧、耳边，逗得她浑身止不住地战栗。

“璟琛……”他的手已经由腰部爬进她的衣服里，她几乎不敢相信温柔的他会有如此激狂的一面，而更恐怖的是，他竟能挑起她连自己都不曾触碰过的情，这个认知不禁令她有些退缩。

他们这样……会不会太快了点？

“我想要你，苡芙，不要阻止我——”轻咬她敏感的耳垂，他的气息越来越热、越来越喘，毫不遮掩地将自己紧绷的欲念传达让她知道。

“唔……”被他煽情地一咬，贝苡芙控制不住地低吟了声，脑海里仅存的理智全抓不住地灰飞烟灭。

“该死的，苡芙！”他懊恼地低咒了声，翻身将她压在床上。“给我，说你愿意把自己交给我！”

他仍坚持要得到她的允诺。

“璟琛……”她睁开迷蒙的眼，轻抚他因忍耐而扭曲的俊颜。“好，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

## 5

所有的情势因贝苡芙的允诺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甘璟琛以最快的速度褪去她身上的衣物。

“好漂亮……”甘璟琛着迷地轻抚她弧形优美的颈项、锁骨，赞叹之声轻如羽毛般地滑过她敏感的耳膜。“苡芙，你好美。”

“讨厌！”贝苡芙含羞带怯地以手遮掩，肌肤因他的注视而漾起淡淡的粉色。

“别遮，让我看你。”夕阳斜照入窗，将她全身烘托得笼罩一层金光。在他眼里，她就像女神般美得不可方物。“别害羞，你该相信自己的美丽。”拉开她的手，他不禁再次赞叹出声。

“别看呀，你别看！”首次在男人面前裸露身躯，不论是再大方的女孩也难免羞怯，她一时无法忍受他炽热过火的目光，不禁伸手捂住他的眼。

他轻笑出声，拉下她的小手，亲吻她柔嫩的掌心。“你喜欢我亲你这里么？”没有了眼镜的屏障，他的眼瞳深邃而迷人，令她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

“你的眼镜……”她陡地想起那副每天挂在他鼻梁上的细金边眼镜。

“掉了。”因为她在中庭抱了他，所以他压根儿没想到那副早已佩戴习惯的眼镜。

“你既然知道掉了，为什么不把它捡回来？”她以为他跟自己一样没注意，没想到他是粗心才没捡回来。

“还不是因为你。”她应该多注意他一点的，但她却选在这个重要时刻，跟他讨论那副无关痛痒的眼镜。

“我？”她莫名其妙地睁大了双眼。“我没注意到呀，不然我不会把它丢在那里！”还有，他没戴

眼镜，到底是怎么把车子开回来的？

原来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搭他的车，一路狂飙回来？哇呜！实在太可怕了！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去把它捡回来。”薄唇在她颈间留下一个红色烙印，他无心继续在这问题上打转。

“嗯……”她秀眉微蹙，却没发现他的企图。“那……你还没解释清楚，为什么是因为我的缘故？”用手抵住他的胸口，她完全忘了自己在中庭所做的冲动事。

“看来你没得到答案，是不会放弃了。”叹了口气，他无力地趴在她颈窝喘气；一如以往，他再次妥协在她的坚持底下。“是谁在中庭抱了我？你说，谁才是始作俑者？嗯？”

“啊！”她终于想起自己因一时感动而主动抱住他的事实，粉颊因而变得更为红润。“所以是我的错？”她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毋庸置疑。”浅笑浮上他的嘴角，他俯身啄吻她微启的唇。

“可是……你到底怎么把车开回来的？”OK，就算是她的错好了，可是她又“适时”想起另一个要命的问题。

“我根本没近视。”顶着她的腰侧让她微微侧身，答得漫不经心。

“没近视？”她惊呼，怎么她从不知道？“那你干么戴那么多年的眼镜？”连她都被瞒在鼓里。

“有些长辈觉得我的眼神太犀利，建议我戴平光眼镜挡掉比较好，免得锋芒太露。”

贝苡芙圈着唇无声地“哇”了下，他的眼神真的很犀利耶！平常戴着眼镜时，她都没发现，他果然没有骗她。

而且诡异的是，少了眼镜的遮蔽，他整个人的感觉都变了，连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好似变得霸气许多。

可是这样的甘璟琛对她而言，却比平日温柔的他更令她迷惑，因为这般更显现出他男子的气概——她的心不由自主地狂跳了下。

“干么？”他没好气地眯起眼睨她，气她在这

紧张时刻还能发呆。

“你你你……没了眼镜的屏障，你的眼神真的好犀利，好像能穿透人心似的。”而这个事实只有她一个人发觉，感觉……好棒！“可是我……好喜欢……”

他的眼神炯炯发亮，散发出来的热力几乎使她融化。

“真的？”他的眼浮上笑意，单手在她滑腻的肌肤上游移，“我也喜欢。”他意有所指，指的当然跟她不是同一事项。

“啊！你别乱摸人家啦！”摸得人家都起鸡皮疙瘩了！

“不能摸么？”他懊恼地蹙起眉，手掌滑过她纤细的腰，直接覆在她的底裤上。

“啊！”她又惊叫出声，她怕死了那种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

他愣了下，霍地闪过一个荒谬想法。“你该不会……还是处女？”她不是交过很多男朋友么？怎么可能？！

“你竟然敢这么问！”她瞪大了眼，横眉竖目地戳着他的肩窝。“你以为我是那么随便的女人吗？虽然我跟很多男人交往过，可我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原装货’！”

“你搞清楚，我才不会随随便便地跟男人上床，你要是认定我是那种人尽可夫的女人，那你就滚离我的床，以后我都不要再见到你！”她噤里啪啦地吼了一大串，又羞又恼地坐起，转身背着他。

什么嘛！她何时受过这种屈辱了？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她，就他不行！就他甘璟琛绝对不行！

亏她还答应把自己交给他，真是白痴加三级！

甘璟琛被她吼得眼冒金星，像尊木雕般呆愣地坐在床上。不消多久，他的嘴角浮出痴傻的笑意，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苡芙。”伸手握住她的肩，双唇则印上她另一边光裸的臂膀。

“干么？”她的手肘往后一拐，哽着声推拒他。“走开啦！不要碰我！”

男人果然都介意那薄薄的一片膜吧？

甘璟琛这个大笨蛋，他是个医生，难道不晓得现在的医学发达得一日千里？说得难听一点，简简单单的手术就可以重造一片“原厂保证”的薄膜，他这个做院长的会不晓得？真是猪头医生！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由背后搂住她的腰，将她的身体往后拖，不留空隙地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对不起、对不起……”他连声道歉，细碎的吻落在她的发上、肩上、背上，安抚她受伤的情绪。

“你是个大笨蛋！”她的声音有鼻音过重的嫌疑。“竟然怀疑我的人格。”

“是，我是大笨蛋。”还好嘛！不是太难听的字眼。“你说什么我都承认，好不好？所以你别再哭了。”一天哭了两次，简直挑衅他心脏的抗压指数。

“很委屈？”她拉了张面纸，极不文雅地擤着鼻涕。“你要是不甘心，就不要死鸭子嘴硬。”她

还怨呢！哪那么容易轻饶他！

幽幽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一向对你没有免疫能力。”被她吃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认识她开始，就注定了他悲惨的一生。

“你可以不要啊！还赖在这里干嘛？”她的嘴角垮了下来。

原本以为他是很有诚意地承认错误，没想到他根本就心口不一；说那什么话嘛！真是气死人了！

“怎么可能不要？我都说了喜欢你，我是认真的！”

稍嫌炽热的喘息扰乱她的坚持，她没骨气地软弱下来。“你还不是想做那件事才这么说……”眼眶凝着水气，忍着没让它掉下来。

“苡芙，”如果他的个性不是那么温吞，圣人都会被她的固执给逼疯。“我没办法否认自己对你的渴望，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强迫你。”

“你真的很笨！”水雾渐渐由眼前散去，她娇嗔地拍了下他的大腿。“既然你认为我曾……为什

么还会想跟我……跟我……”噢！她竟然说不出那两个字？！

“做爱么？”笑着咬了下她的颈窝，握住她摆在自己腿上的手十指交缠。“喜欢就喜欢了，还计较那么多做什么？而且就算你有经验也不错啊，总比我……”他蓦然噤声不语，中断得很没技巧。

“你？”她微侧着头，狐疑地看着他。“比你怎么样？”他到底想说什么？

“咳，没、没什么。”他倏地撇开头避开她的眼，颧骨红潮再现。

“甘璟琛！”她干脆侧过整个上半身盯他。“话不要说一半，你给我说清楚，比起你，到底怎么样？”这家伙不肯说实话，有问题哟！

他吞了吞口水，猛地闭上眼，不情愿地咕哝了几个字。

“嘎？”贝苡芙傻眼了，不确定自己是否听错了他的意思。“你是说……你还是‘童子鸡’？”她控制不住地拔高声音，完全不敢置信。

“噢……”甘璟琛懊恼地呻吟了声，把脸埋进

她的秀发里。“你非得用那种形容词么？”那无非让他更为困窘！

“总比‘处男’来得好听一点。”她没神经地解释。

甘璟琛闷哼了声，更没有看她的勇气了。

“怎么可能？！”这次她是整个身体都转过来面对他。“你从来没交过女朋友吗？”

“交过一两个。可是没进展到那个程度就散了。”他过于专注在学术研究和院务，不怎么注意自己也会遇到这方面的需要和困扰。

“这么慢？”为什么你对我就出手这么快？”她脸红心跳地质问道。

“别问了！”他霍地将她扑压在床，狂乱地吻着她。

“喂！我想知道嘛！”她羞红了脸，心知这回逃不掉了，改以柔性诉求。

“那……不再阻止我摸你了？”他变狡诈了，学会向她勒索。

“嘎？”她蜷起脚趾，还是觉得这个答案对她

很重要。“随、随便你啦！”这个大猪头，这种事还要问人家？羞不羞嘛！

“我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这女人有不良记录，他需要更多的保证，便试探性地再问。

“呜……好、好啦！”她胡乱地答允。“可是你得先回答我。”这样才不吃亏。

“好，等一下回答你。”先让他亲一口再说。

他像个探索中的孩子，轻轻地吻上她的唇……

## 6

才换好护士服，就看到骨科的好同事郁茹，形色匆匆地跑到小儿科的护理站来探头探脑，让贝苡芙看了直觉好笑。

“你在找什么？贼头贼脑的。”她从后方拍了郁茹一下，害得她惊叫好大声。

“要死啦！干么这样吓人？”郁茹不停地拍抚胸口，看清贝苡芙的脸后松了口气。“还能找谁？我当然是来找你的嘛！”

郁茹一脸埋怨地瞪着她，恍若她倒人家会落跑似的。

“找我？找我什么事？”这女人找她准没好事，好奇宝宝一个！

“还问我什么事？”郁茹睁大了眼，一副惊天动地的模样。“当然是为了昨天刘大光找你麻烦的事啊！听说你昨天早退，脸上还浮着五掌印呢！”真气自己做的是固定晚班，不然说不定她还有机会看到那幕精彩的“实况转播”了，哎——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贝苡芙无力地猛翻白眼；从她一脚踏进医院至今，不晓得已经接收到多少名为“关怀”的“注目礼”，瞧得她心里直发毛，只得当作没看见地加快脚步离开，但还没人有胆量像郁茹问得如此直接，真教人招架不住！

“别不好意思嘛！来，我看看，看看还有没有

痕迹？”郁茹有点好心过了头，用力捧住贝苡芙的脸蛋转来转去，恨不得能瞧见半点“蛛丝马迹”，却造成小小的“茶包”，差点没让她脸上好不容易消失的“红掌”再现。

“别闹了，郁茹！”她没好气地拉下郁茹的“五毒手”，主动将脸侧了边，好让她瞧清楚了。“早消失不见了，还轮得到你来看吗？”这女人，足以荣登八卦堡主！

“刘大光那家伙真的动手打你喔？”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刘大光看起来人模人样的，长得还算体面，没想到竟是个会动手打女人的坏男人！

“该死的刘大光，下次不要被我遇到，不然我一定替你报仇！”她伸出手刀装模作样地“咻咻”砍了两下，一副江湖大姐大找人寻仇的嚣张模样。

“够了，不要把麻烦惹大了。”这不是她所乐见的，而且惟恐为医院和甘璟琛惹来麻烦。“璟琛已经警告过他，我想他应该没胆子再来医院闹事了。”

“嘿！你可说到重点了。”郁茹突然贼兮兮地

笑了起来，上弯的眼不住在她身上打转。“听说院长跟你一起早退，而且脸上和你一样‘惨遭毒手’，怎么样？他是不是很神勇？”

其实白痴都猜得到院长脸上的红印是怎么来的，八成是英雄救美，却落个“反被狼吻”的凄惨下场。

不过院长难得的“英明神武”，总得让苡芙清楚记得才有价值，这就是她用心良苦的地方；借机将此事再重复一次，这样苡芙就不容易忘了。

其实她能理解刘大光连院长都扁的理由。谁教她们院长长得一副“弱不禁风”的脆弱模样，还有着古代文人般的儒雅气质，一看就知道是不会还手的傻蛋，教那恶人不想欺负他都难。

噢！她怎能漏掉这么精彩的好戏？！说起来实在让她扼腕得想痛哭流涕！

“郁茹！”

贝苡芙警告似的瞪了她一眼，脸上的绯色却泄漏了她的秘密，她忙不迭地将郁茹拉至护理站旁边的楼梯间。

“别乱讲！让人听见了可不好。”别人已经把她和甘璟琛的事传得够难听了，她真的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他院长的声誉和职务。

“哎唷——干么不好意思嘛！”郁茹邪恶地瞟了她一眼。“你们男未婚、女未嫁的，在一起还怕人家说项吗？而且这种戏码每天都可以在三流的连续剧里看——”她流畅地叨念不休，却在视线落到贝苡芙敞开的护士服领口后，两眼发直地戛然终止。

“你、你干么这样看我？”贝苡芙被她诡异的目光看得心虚莫名，不禁伸手拉了拉领口，但这个看似单纯的举动落入郁茹眼里后，却被她主动解读成欲盖弥彰。

“嘿嘿！”郁茹不怀好意地干笑两声，弯起的眼成了上弦月。“刘大光虽然坏，可是他还是有点催情作用！”苡芙和院长就像二硫碘化钾，得加上刘大光这个“镁”作为催化剂，才能燃烧出炫目亮眼的火花。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一大早就胡言乱语。”

贝苡芙不甚明白地蹙起秀眉。“你最近可能太累了，现在早过了交班时间，你还是趁早回去休息，免得满口胡说八道。”

“就当我说胡说八道好了。”吐了口气，郁茹决定鸣金收兵，反正她已经得到想要的“真实内幕”。“你说得没错，我还是早睡才睡得好。”她说完便顺势走下楼梯。

贝苡芙摇摇头笑了笑，不甚在意地准备回护理站接班。

“喂，苡芙。”下了没两格阶梯，郁茹陡地出声喊住她。

“干么？”又怎么了？她用力闭上双眼，双手扶在安全门的卡榫上，忍不住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想，我还是该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郁茹促狭地稍作停顿，在接收到她的白眼时，才慢条斯理地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让‘某件事’曝光过度，最好找条丝巾围住你的脖子。”

： ； ；

突兀地，贝苡芙的脖子上当真多出一条五花十色、看起来俗得要死的丝巾；那是她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向做清洁服务的欧巴桑借到的。

“贝小姐，天气好像还没冷到要围丝巾吧？你是不是喉咙不舒服？”几乎每个人在见识过那条丝巾的“魅力”之后，总会问上这么一句听起来极为刺耳的问句。

该死的甘璟琛！他竟然把昨天傍晚发生的“证据”留在这么明显的地方，都没想到她会有多尴尬！

更该死的是，偏偏护士服的领口就是设计得开口这么大，教她怎么远都遮不住，她能不去借这条该死的丝巾吗？她忿忿不平地暗忖。

她踩着重重的脚步，一路杀气腾腾地往急诊室踱去，理由很简单，因为甘璟琛今天没有排门诊，他在急诊室值班。

“医生，求求你，无论如何请你得救救我的孩子！求求你！”还来不及踩进急诊室的入口，贝苡

芙便在敞开的门外听到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喊声，促使她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直冲急诊室。

“这位太太，麻烦你冷静一点，让我先看看孩子的情况，好不好？”甘璟琛的手用力按压在病床上孩童的胸口，还得分心安抚焦躁的母亲，而一旁的助理护士已经火速地准备好氧气罩，却也多少因那名母亲的哭喊而慌了手脚。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她冲到甘璟琛身边才停下脚步，没敢阻碍他急救的行动，因而站在他斜后方两步的距离。

事有轻重缓急，而且现在是上班时间，何况她跟甘璟琛之间纯属私人事件，她可以耐心等到两人独处时再来解决，但急救是攸关人命的生死大事，目前没有任何事会比救活病床上那个孩子来得重要。

“苡芙！”甘璟琛一见到她，明显地松了口气，忙把眼前的烫手山芋丢给她。“麻烦你请这位太太到旁边坐一下，我要帮这孩子做 CPR。”

贝苡芙点了点头，把那位年轻的妈妈领往急

诊室外等候。

她很清楚地明白，孩子一旦产生任何病状，如没意外，焦虑的往往是母亲，那种担心是怎么也无法平息的恐惧，她很能理解这位太太的行为；可是这种行为不但帮不上任何忙，反而造成救助上的困难，因此甘璟琛的要求实属合情又合理。

“太太，我知道你很担心，但请你相信医生。”贝苡芙拉着来回走动的母亲坐到椅子上，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肩。“刚才那位医生是我们的院长，他是个很优秀的小儿科医生，请你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他。”

“院长……”这两个字仿佛对这位妈妈起了极大的安抚作用，她真的逐渐平复了下来。“小姐，你说的是甘院长吗？”

“是。”贝苡芙挑了挑眉，立即作出答复。

“那就好，那就好……”她喃喃低语着，脸上露出浅浅的安心笑容。“小姐，我听说甘院长仁心仁术，他绝对有办法救回我的孩子，是不是？”激动之下，她反手握住贝苡芙温暖的手。



母亲的焦虑和泪水，忍不住希望得到孩子已平安无事的消息。

“有点麻烦。”是好不容易救了回来，而且目前看起来稳定，但谁也无法保证下一刻不会再休克。“可能是冠状动脉的问题，还得做些精密的检查才能完全清楚。”

“那怎么办？”牵涉到心脏，维系生命的主脉，听起来就令人觉得忧心。“情况似乎很糟？”

“我们只能尽力了，不是吗？”伸手搂住她的腰，微一施力，便让她跌坐在大腿上，将鼻尖凑进她颈窝间亲昵地闻嗅。“感情用事的小东西。”

“什么小东西？你不要给人家取一些怪怪的名称啦！”她羞红了脸，不依地用力拍了下他的胸膛。

“嗯……”他闷笑低啐着，霍地看到她脖子上那条可笑的丝巾。“你干么绑这个？喉咙不舒服么？”没意外，他也是很没创意地跟别人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还好意思说？”她翻了个大白眼。“还不都

是你搞的鬼？

“我？”他愣了下，满脸无辜。“我做了什么？”一早上忙下来，他根本忘得一干二净。

撇撇嘴，她动手扯下丝巾，侧仰着头让他看清脖子上的红印。“哪！罪证确凿啊！”大笨蛋，她要是不遮起来，他们两个都别做人了，早晚被流言给淹死！

“嗯？”眨了好几次眼，确定自己没错看后，他又低低地笑了。

“笑？！你还笑得出来？”她扬起秀眉，不敢相信他竟是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你怎么发现的？”拉了拉她手上的丝巾，他相信她的眼光应该不至于那么糟。

“啐！说到这个就丢死人了！”现在想起郁茹脸上的得意之色，她还觉得羞愧呢！“还不是郁茹……”她发泄似的把早上跟郁茹的对话说了一回。

“哦——”他使坏地拉长尾音，故意在她脖子的唇印上轻咬一口。“你是说，还是有人发现了

么？”很好，那这件事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然后，终将成为无懈可击的锁链，将她牢牢地牵系在他身边。

“你那是什么口气？”她捂着被咬的脖子，瞪大杏眸瞪他。“好像被人发现，是件多么得意的事？”她为何感觉自己越来越不了解他了，到底在他温吞的外表下，是副怎样的真面目？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心里窜起寒毛直竖的悸颤。

“我记得，你似乎跟我提过，小时候常跟朋友玩一个什么游戏？”突兀地话锋一转，他提出一件跟之前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手掌若有似无地轻抚她细长的手臂。

“什么？什么游戏？”哪壶不开提哪壶？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那么多，她哪知道他说的是哪一项？

官兵抓强盗？躲猫猫？还是一二三木头人？顶多就是老鹰抓小鸡喽，大家玩的游戏都差不多，干么问这么没水准的问题，难道他都没有童年啊？

喔，对了，差点忘了还有跳房子。

“最常玩的那一种。”他拉起她的手，把玩她修整清洁的指头。

“每一种机率都差不多啊！”能玩的就那么几样，想想以前的孩子还真是没创意呀！哪像现在的小孩，每个都精得跟鬼一样！“我不记得玩哪一样多一点。”她很认真地想，完全没注意到他的企图。

“要不要我提醒你一点？”不怀好意地吻了下她的发，他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

“好呀！”她还在想游戏的种类。两个人认识已经是她初中的时候了，对她提起的童年往事，他竟记得比她还清楚？这时候他的记忆力又好得惊人。

“你现在穿什么衣服？”用指甲刮了刮她腿上的防静脉曲张的丝袜，他意有所指地说。

“护士服啊！”什么毛病？他每天看了不下十来套的服装，难道他还不清楚吗？

“那我做的是什工作？”喔，太好玩了！这妮子完全没有“问题整合能力”，他都提点得这般

明显了，她竟然还傻得如此可爱。

“医生呀！”他是白痴吗？这种问题还得问她？是不是脑子……

等等，他说什么来着？护士服，加上医生——

“不要乱摸啦！”她赧然地拨开他突袭的手背，霍然明了他的语意。

“想到了么？”他愉快地笑了，开始动手解她领口的钮扣。

“想你的大头啦！”他有没有羞耻心？这里可是医院，是院长室耶！他满脑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异色思想嘛！“我要回去工作了！”贝苡芙努力想挣开他的怀抱，不料他钳得如铁钳般牢固，她根本动不了分毫。

“现在是午休时间。”既然被识破了诡计，他索性更加大胆，伸手拉扯她的丝袜。

“难道你不知道医护人员是没有休息的时间吗？”她像只虫子般扭来扭去，不忘推拒他靠过来的俊颜。

“别乱动，待会儿不小心把丝袜弄破可别怪我。”这可是遮不住的哦，不像脖子可以用丝巾遮起来。

“那你还来？”她吓得不敢轻举妄动，眼睁睁地看着丝袜就这么失守了，“你疯了！这里是工作场合，说不定随时有人进来……”

“这样不是比较刺激么？有种偷情的快感。”舌尖钻进她的耳窝，引来她一阵轻颤。

“偷……”偷你个大头情啦！她很想义正辞严地反驳他，可惜力不从心，只能缩着脖子抵抗。

“偷情。”他使坏地重复一次，没给她思考的空间，“而且我们可以补足不曾参与彼此童年的缺憾。”他虽然来不及参与她的童年，但是现在可以一次补齐。

这次她说不出话来了。有人在童年时期，就玩这么变态的游戏吗？简直像杂志里介绍的情色影片才有可能演出的戏码嘛！

“苡芙，我真的很高兴你能一直在我身边。”不论难受、生气或疲累，只要一转身能看到她美

丽的秀颜，任何负面情绪都会因而获得快速的平抚；当然，他更满足于与她分享生活上的快乐。

“可我……”很后悔啊——

“记住，你是我的，以后只能想我，不准你心里有别人。”别的男人。他的唇霸道地附在她耳边，如催眠般低声叮嘱。

从发现自己心的沦陷，加上两人已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他便无法抑制地对她产生强烈的占有欲，任何接近她的男人，都将被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他知道刘大光是铁定被她三振出局的了，但这并不能保证不会有别的男人觊觎她的俏丽；为了保住他的爱，他决定无论如何都得紧缠着她，让她再没有多余的心思和体力，去接受别人的追求。

“你……大沙猪！”她忍不住斥骂了声，心里却不觉泛起喝了蜂蜜般的甜蜜。

“答应我。我要你的承诺。”对于感情，他是脆弱而敏感的。

“才……不。”这段感情才刚窜出头，她才不要让他一开始就占尽优势。

“别逞强，我要你说实话。”他轻啄着她娇嫩的肌肤。

“别这样！”她挣扎地想撑起上身，却被他的手掌制住，动弹不得。

这让她心慌，因为她完全看不到他的表情和动作，一双眼却正对着大门，随时得担心会不会有人推门进来。“不要！璟琛！”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苒芙。看你什么时候肯说，我就什么时候放开你。”他轻笑，发现自己把“勒索”这两个字的真义运用得越来越纯熟。

“甘璟琛，你太过分了！”

“你可以再大声一点，我不介意有人进来参观。”事实上，院长室的隔音极好，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出任何“奇怪”的声响。“说不说？苒芙。”

她吓得噤声，一颗头倔强地猛摇。

幽幽叹了口气，这妮子的倔脾气一点都没变。  
“何苦这般折磨我们两个呢？”

她终究妥协于他的轻狂。“好、好嘛，我不想别人就是了……”她可怜兮兮地求饶。

“只想我一个？”他满意了，站起身解开西裤裤头，贴紧她的圆臀。

“只想你……”

“记得你的承诺，苡芙。”拨开她颈背间的发，他爱怜的吻不断落下。“你是我的女人，只能是我的。”

一句誓言同时锁住两个人的未来，他狂炙的吻带领她冲向炫目亮眼的艳阳。

院长室外来来往往的人潮川流不息，却没有任何人发现斗室里的春光；反正是午休时间嘛，院里也没有突发的紧急状况，是该让院长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 7

不期而遇地，甘璟琛和贝苡芙在房东老王那

里遇到四楼的熊煜熙和沐沁汶，他们有志一同地选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到老王那儿交房租，交了房租后便一起离开。

“我就说嘛！难怪最近耳根子清净不少，都听不到‘隔空喊话’了。啧啧！”看着甘璟琛握住贝苡芙的手，熊煜熙咕咕哝哝地唠叨着，心里还想着——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让其余三人听得一清二楚。

“熊！”沐沁汶轻喊了声，制止他再说话调侃人家，却已惹红了贝苡芙心虚的脸。

“别理他，就爱满嘴胡说八道。”沐沁汶一脸抱歉地转向他们。“我们正好准备了羊肉炉，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这种东西要人多才会好吃，因为热闹。

“现在吃羊肉炉？会不会太早了点？”现在才初秋，吃那种东西不会太燥热了些？甘璟琛略嫌中规中矩的脑袋，登时有点转不过来。

“这你就看不懂了，来来来，我跟你说……”熊

煜熙霍地朝他招了招手，将他拉离那两个女人后，嘀嘀咕咕地不晓得在他耳边说些什么。

不消多久，只见甘璟琛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呆呆地笑了。

“他们在说什么？”贝苡芙有点不安地拉了拉沐沁汶的袖子。

“谁晓得？”沐沁汶显然镇定得多，她佯装不解地拉着贝苡芙转身就走。“别理他们，走，我们去黄昏市场再买些大白菜。”

傍晚的黄昏市场，人潮不会比晨市来得少，反而因为很多上班族的太太，下了班后才赶来买菜，因此拥挤得令人呼吸困难，两男两女因而被冲散开来。

“呃，我们好像跟他们走散了……”贝苡芙一路直拉着沐沁汶，她最怕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了，除了肢体的碰触之外，更可怕的是别人买好的青菜、鱼啊肉的，都会无可避免地刷过身体、腿部，湿湿黏黏的好不恐怖。

“没关系啦，等我们买好再到入口处等他们不

就得了？”沐沁汶兀自跟菜贩杀价，在杀得不亦乐乎的同时，还不忘安慰贝苡芙。

“喔。”她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点头称是了。

买好了大又嫩的大白菜，沐沁汶像发现什么似的，扯了扯贝苡芙。“喏，看到那个女的没有？前几天才搬到我们那里二楼，就在你楼下。”

贝苡芙好奇地看着她指的女人，长得还不错，清清秀秀的，不过为何一副稍嫌邋遢的模样呢？长发用美发院里常见的大发夹随意夹着，身上穿的是宽宽大大的运动衫，脚上还趿着拖鞋，看起来就像不事生产的家庭主妇一样。

“你别看她穿得随随便便的，听说她可是知名的……什么什么作家哦！”她也是听房东老王说的，因此记得不是很清楚，只是转述罢了。

“是喔？”知名的什么什么作家？好长的职称，可是由她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拥有那种身份的人，不都该是打扮得光鲜亮丽，像只招摇的孔雀吗？贝苡芙摇了摇头，脑子里的印象开始和双眼所见起了排斥反应。



铃似的电话声。

“响慢点嘛，人家马上开门了……”贝苡芙边火速掏出口袋里的钥匙，边嘀咕着，急急忙忙打开门后立刻往里冲，并在第一时间里抄起电话筒；而一向慢吞吞的甘璟琛则跟在她后面关门。

“喂……”她先打过招呼，才有空喘口气。

装了这部电话好些时候了，除了甘璟琛有时会打来响个两声，就再也没人打来过，她猜想不是老爸就是老妈，八九不离十。

“死丫头，你是跑到哪里去了喔？电话响得快烧掉还不来接？”果然，话筒里立时传来她老妈白金珠连珠炮般的呼叫声。

“这不就接了吗？妈。”她皱着眉将话筒拿离耳朵三公分，好声好气地说。

她这老妈说话是一等一的快，连动作也是一般，但耐性少得可怜。

她的性子百分之九十九像她妈一样急躁，虽说是原版拷贝，可她一遇到老妈这个正版货，立刻成为盗版品，慢了半拍。

“你现在在璟琛那儿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给人家惹麻烦？”做妈的关心女儿，一是终身大事，再来就是工作了。

她这女儿别的长处没有，偏偏交男朋友的本事一把罩，就像男性聚集体一样，只要别帮她找个太差的女婿，她倒不是很在意，但是现在她反倒关心女儿的工作多一点。

“我怎么可能惹麻烦？”贝苡芙瞪大眼睛瞪着电话筒。听听这是做人家母亲的人应该说的话吗？居然这么贬损女儿！“我表现得可好了，对不对？璟琛。”她转身问身后的甘璟琛，得到他一个鼓励的微笑。

“哟！璟琛在你那儿啊？”白金珠一听兴致都来了。“你帮我问问，他院里还有没有空床位？”

“空床位？干么？谁生病了？”当当当——贝苡芙心里响起不妙的警钟。

“还不是你爸，胃痛的毛病又犯了。”白金珠叹了口气，总算肯把今天打电话的目的说出来。“这次严重了些！有点血便，镇上的医生说是胃出

血的现象，建议我们到大医院检查看看。”

“嘎?!”贝苡芙一惊，忍不住开始唠叨了：“叫他别老是打牌吧！打着、打着就出问题了，一打牌就顾不得吃饭，才会把好好的胃给搞坏！”三天一小圈、五天一大圈，不被圈出个病来才有鬼。

“你爸这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现在才念有用吗？要有用，你娘我早八百年前就念了，还轮得到你吗？”白金珠表达出完全气馁的无奈。“你倒是问问璟琛哪，我们可不可以把你爸转到他院里去？”

甘璟琛在一旁也猜出个大概，他拍了拍贝苡芙的肩，顺手将电话接了过来。“贝妈，我是璟琛，有问题吗？”

“喔，是你啊，我想问问你院里的内科……”白金珠不厌其烦地将适才问贝苡芙的问题，又向甘璟琛重复了一次。“我们不用太好的床位，健保有给付的那一种就可以了。”末了，还不忘叮咛着。

“我知道了，贝妈。”甘璟琛心里有了谱。就

算变也得变出个好床位，谁教他们是他小宝贝的父母？要表现也只能趁现在了。“你尽早将贝伯伯送来……呃，等一下，还是我开车回去接你们好了。”

“那怎么好意思？”白金珠可乐了，总算没白疼这小子。

“没关系，你再等一下。”他用手捂住话筒，询问贝苡芙的意见。“明天我没有门诊，你要跟我一起去么？”

“可是我答应替 Miss 张代班耶。”她面露难色。

“我知道了。”他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肩，重新让话筒贴上耳侧。“贝妈，不然你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我明天一早就回去接你们。”

“那生活必需品……”白金珠只要想到那些琐碎的东西就头大。

“那些东西就让苡芙准备吧，院里的合作社有卖。”

“好，那就麻烦你了。”又说了两句感谢之类

的话，白金珠总算安心地挂了电话。

“可以吗？有多的床位吗？”内科一向是热门诊系，她显得忧心。

“你想那么多做什么？总会有办法的。”如果连这点他都做不到，那他也甭担任院长这个职务了。“什么检查都还没做，说不定不用住院啊！”

“是吗？”好吧，她不得不承认，有了璟琛的保证，她就安心多了。“那医生呢？”他偏偏是小儿科的主治大夫，又不能跨诊到内、外科，那老爸要叫谁诊治呢？

“主任好不好？”那两大科系的主任可都是由大医院里挖来的，功力十足。“瞧你急的。”他摇了摇头，笑她遇到事情就慌了。

“主任？！”她不敢相信地惊呼了声。“他们那么忙，行吗？”每次门诊都有将近百位的预约患者，他们有办法抽空为老爸看病吗？

“嘿，多给我一点信心，行不行？”好歹他是院里的决策者，就算那两个主任再忙，也总得卖他三分薄面。“我当然做得到才能给你答复，不然

有资格当你老公么？”

“什、什么老公？乱讲！”她嘟起嘴，别开头不看他。

“不管你承不承认，反正事实就是事实。”他揉揉太阳穴，径自开始脱衣服。“早点睡，明天我还得开车到你家呢！”

“睡你的头啦！”贝苡芙抓着他的手不让他脱。“要睡回去睡，我也要休息了！”

“我这是为你想耶，这样明天你就不用再跑到我那里叫我起床啦！”他是心疼她老这么两边跑，自觉理由充分。

“叫就叫嘛，反正你回去睡啦！”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眼。她死命地推着他。

“刚才吃得太饱，我走不动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她干么这么小气？“看在我尽心尽力的分上，你就别再赶我了！”不理睬她莫名其妙的坚持，他径自走进她的浴室。“帮我准备一下睡衣，拜托喽！”

“甘璟琛！”她恶声恶气地吼着，想起他留在





苡芙。

“苡芙！”他慌慌张张地推开护理站里的休息室，却没见到她的人，只有一个实习护士留守。

“呃，你有看到 Miss 贝么？”

“院长！”小护士立刻站了起来，神情有些赧然。“贝小姐她刚包扎好……”

“包扎？她受伤了么？”听她这么一说，甘璟琛的心情更形紧绷了。

“呃，是，伤到手肘……”破了点皮。

“人呢？她在哪里？”甘璟琛的声音不觉大了起来。

“璟琛？”听到他的声音，刚回到护理站的贝苡芙探头进休息室一瞧，果然看到他的背影。“你回来啦？我爸……”

“你伤到哪儿了？”不待她说完话，甘璟琛立刻一个箭步冲到她身边，将她拉进休息室，并抬高她的手检视她的伤口。

小护士见两人气氛有点诡谲，识相地偷溜出休息室，并好心地为他们关上门。

“唉，你听到风声啦？”她将他按进椅子里，弯起贴着一小块 OK 棚的手肘。“我没怎么样，只是擦破了点皮。”她俏皮地弯起嘴角，笑他大惊小怪。

“天！我好紧张！”他用力抱住她，几乎将她揉进怀里。“是他么？”是那个该死的刘大光么？

“璟琛，我快没气了！”说不感动是骗人的，她有点羞又有点窘地推开他。

“是不是他？”他还没得到答案呢！

“他？”贝苡芙愣了下，霍地了解他的意思。“是啊，就是他！看不出来他还会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段。”黑道兄弟？她从没想过自己会遇上这种麻烦，更没料到还将他的医院牵扯进来。

“该死！”甘璟琛低咒了声。“以后不准你一个人外出，除非有我陪着。”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好歹有他顶着。

“那医院怎么办？”这男人有没有脑筋啊？医院里的人比她重要多了！

“报警了，他们答应会每天派人来巡逻，晚一



“看吧，早叫你多注意一下身体的，搞到这般田地也是无可奈何。”白金珠拉了拉被子，已做好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还好有璟琛帮忙，不然我们两个老的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妈，你想太多了啦！”贝苡芙看着点滴流动的速度，不忘安慰两老浮躁的心情。“那点小手术难不倒外科主任的啦！”

“小手术？”贝庆元惊叫了声。“我长到这把年纪从来没挨过刀子，你怎么可以说得这么轻松？”他紧张得都快心律不整了。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去打牌？”贝苡芙皱起鼻子，凶狠地教训起自己的老爸。

“呃，这个……”贝庆元的脸更苦了。“身体要顾，牌……还是要打。”这就是中了赌毒的蛊，怎么都戒不掉。

“老爸，你真是……没救了！”贝苡芙翻了翻白眼，受不了这头固执的老牛。

“嗯……那个医生……技术好不好？”贝庆元开始担心了，担心医生医术好不好，伤口会不会

太大，复原会不会困难。

“安啦，爸，人家是外科主任耶，你说他技术好不好？”人家肯抽时间为他看病就得偷笑了，还有时间去质疑人家的医术？啐！

“璟琛，这间病房会不会太豪华了点？”听说北部的医院收费很高，这病房不仅是单人房，还附带电视、冰箱的，而且还有家属看护的专用床位，整间房大得令人咋舌。“万一我们付不出医药费，可别留我们在你这里当清洁工啊！”

“老爸，你晚节不保了！”贝苡芙笑嘻嘻地戳了戳贝庆元的肩窝。

“嘎？”贝庆元想起将来惨淡的日子，老脸皮皱得比苦瓜还要苦。

“别胡说，苡芙。”甘璟琛合起病历表，责备地睨了她一眼。“你们安心住下来，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

“有这样好？”白金珠还是不放心的，一点都没发现这两个孩子之间眼波的流动。

“妈，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嘛！”贝苡芙安慰着

白金珠，一边小声嘀咕：“这本来就是他该付的嘛。”

“嘎？你说什么？”老人家耳朵有点重听，听不清楚她说了什么。

“没什么啦，贝妈。”吐了口气，深邃的黑瞳锁住吐着舌的贝苡芙。“万一真付不出医药费来，就拿苡芙的下半辈子抵押给我吧！”

## 8

甘璟琛看似无意的一句话，却引来石破天惊的连锁反应。连着好几天，白金珠都拉着贝苡芙追问两人的“新”关系，令贝苡芙不堪其扰。

“别再问了，妈！”叹了口气，贝苡芙失神地瞪着头上的红灯。“就算要问也别挑这个时候，老爸正在手术室里动手术，你这个做人家老婆的，好歹也得做做样子紧张一下嘛！”

这是什么时代？有做人女儿的还得教她这个做人老妈的，注意怎么做人家妻子的道理？真是颠倒天理！

“哎呀，反正除了等，我什么事也没法子做，不如就利用利用时间，跟你聊聊啊！”白金珠一点内疚的心情都没有，反正时间到了，老头子自然会被推出来。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贝苡芙瞪大眼，仿佛白金珠做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

“不然怎么说？”白金珠也瞪大了跟她一模一样的圆眼，可惜眼角多了几条鱼尾纹。“我又不能进去动刀拿针的，不找事情消遣怎么行？”

“喔，原来我是让你拿来消遣的对象。”贝苡芙气嘟了一张小嘴。

“我是关心你耶，你那是什么口气？”白金珠没好气地睨了她一眼。“这个老妈关心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不过是随口问问嘛！”

本来他们现在住医院里，多少可以打探一些消息的；可惜苡芙她爸住的是独立病房，而且因

为“身份特殊”，大家都知道她是贝苡芙的妈妈，不论她怎么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害得她只得找这当事人追着问，不然她也没辙了。

“是喔，那我要不要随口答答？”几天下来，她就是这么回答她老妈的逼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随口答什么？”陡地一个声音介入她们母女的对话，抬头一看，不就是另一个主角吗？

“璟琛呀，你来得正好。”白金珠看着甘璟琛直发笑，典型的“丈母娘看女婿”心态。“我正在问苡芙……”

“啊！好了！”贝苡芙得救似的发现手术房的红灯灭了，她立即兴奋地站了起来。“老爸要出来了。”

“啧啧！这么刚好？”白金珠啐了声，埋怨老头子出来得不是时候。

甘璟琛靠过去跟执刀的外科主任低声交谈，贝苡芙和白金珠则围着尚处于昏迷状态的贝庆元，在手术室门前的狭长走廊形成两撮小团体。

半晌，甘璟琛拍了下外科主任的肩，目送他离开手术室的长廊，这才走向贝苡芙。“太好了，手术很成功，等贝伯伯排气之后就可以吃一点流质的东西了。”

“真的吗？”白金珠原本有点苍白的脸，在听到甘璟琛的宣布之后明显恢复正常。“真是老天爷有保佑，谢天谢地啊！”

“谢天谢地？”贝苡芙斜着眼瞟着她。“是谁刚刚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现在倒是开始谢天谢地了？”关心女儿？依她看，是关心老公多一点。

“苡芙。”甘璟琛了拉她的袖子，不让她乱说话，虽然他早已适应她们母女俩的对话

“没关系，璟琛。这丫头注定生下来克我的，我早晚让她给气死。”白金珠故作哀怨地叹了口气。“我真是命苦啊！老公现在躺在病床上，女儿又这么忤逆我，偏偏又没一个贴心的女婿来安慰我这丈母娘，哎——我认了。”

“贝妈，”甘璟琛果然极容易就上当了，他立刻靠了过去。“你想太多了，苡芙她不是故意惹你

生气……”

“你这个大笨蛋！”贝苡芙气呼呼地拉着他的医生袍。“人家要的是‘女婿’，又不是你，你跟人家凑什么热闹？”

“哎——我怎么这么歹命？”白金珠一见甘璟琛被拦了下来，又假意拭泪地叨念个不停。“老公啊，你就快点给我好起来，我们包袱仔款款回去村子里，省得留在这里让女儿嫌弃！”

“贝妈……”甘璟琛于心不忍，拉着贝苡芙走近病床。

贝苡芙的眉心紧皱着。“妈，你这样让别人看起来，还以为老爸手术失——”

“苡芙！”甘璟琛霍地捏紧她的手，微愠且带着谴责意味地低喊了声。

“璟琛啊，苡芙说得没错，我要的是女婿，虽然你也很好，但毕竟你终究不是我的女婿……”白金珠还在伤心，她趴在贝庆元身上双肩抖颤。

“贝妈。”甘璟琛一颗心拧得难受，贝苡芙则是在一旁猛翻白眼。

够了，真是够了！老妈的演技足以得到金马奖影后，而且是千年不败的那种！

“乖哦，老伴儿，我推你回病房。”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白金珠却是动也没动一下，仍旧趴在贝庆元身上抖颤着。“谁教我们没生儿子……”

“贝妈，让我来。”甘璟琛走过去推动病床。“你放心，我这个做女婿的会尽力照顾你们，像我自己的父母一般。”

宾果！白金珠立刻抬起头，脸上半滴水珠都看不到，反倒是挂着一个灿烂的老笑脸。“真的？你真的愿意当我的女婿？”

“呃，贝妈？”对她情绪的大幅转变，甘璟琛陡地适应不过来地一脸困窘。“你……”

“我怎么？”白金珠立刻又板起脸。“你不想娶我们家苡芙了？”

“嘎？”甘璟琛彻底傻眼了。当了那么久的邻居，他竟全然不晓得贝妈妈有如此精湛的演技？他呆愣得说不出话来。

“看吧，早警告过你了！”贝苡芙懒懒地扯他

后腿。“哪，你自己上当的，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你这孩子怎能这样说？”说得好像她老妈是个举世无双的女骗子似的！“难道你当真不想嫁给璟琛啊？”白金珠附在她耳边小声嘀咕。

“妈！”贝苡芙羞恼地跺了下脚，涨红着俏脸跑离长廊。

“唉，我们家苡芙害羞了耶。”白金珠笑眯了眼，转而用手肘撞了撞兀自发愣的甘璟琛，成功地打散之前撒下的“迷咒”。“她似乎是默认了。”这叫做“知女莫若母”，她得意洋洋地暗忖。

“啊？喔。”捕捉到她最后的背影，甘璟琛微微漾起嘴角。

“要不要我回去跟你妈提一下？”皇帝不急，可急坏了她这个老太监，她暗示性地推了推他。

“嗯？”甘璟琛隐在眼镜后的眸光闪了闪，颧骨微红地点了下头。“嗯。”他推动贝庆元的病床，一桩“阴谋”就这么被敲定了——

惟一搞不清状况的就是仍在昏迷的贝庆元，莫名其妙地“捡”到一个背着金龟壳的院长女婿，



个正着。“什么喜事？我没听说呀！”看到郁茹像辆冒烟的火车头直冲而来，贝苡芙就感到头疼欲裂。

“没听说？你没听说？！”郁茹拔高的嗓音，立刻引来等候领药的病患和家属的注目。“你怎么可能没听说？”

郁茹忙着向她逼供，而贝苡芙忙着跟她推拖，没注意到适才的骚动，已引起两个前来包扎伤口的年轻人的注意；那两双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见她们开始移动后，又不着痕迹地跟在她们后面。

“你是不是经期又失调了？”为了不让更多人来“参观”，贝苡芙不得不拉着她边走边谈。“这次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理由，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三天两头来这么一下“震撼教育”，心脏再强的人都受不了。

“你的婚礼算不算一个好理由？”郁茹被她这么威胁下，声音缩到含在嘴里。

“嗯？你说什么？”贝苡芙把点滴和提药单相

互比对，万一与医生开的药不符可就麻烦了。

“我说，你要当新娘子了，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至少也要让她当个伴娘、招待什么的，说不定她也可以捞个“医生娘”当当。

“新娘子？我？”贝苡芙总算听清楚她的话，两颗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我怎么不晓得？”这岂不可笑？

“真的？假的？”郁茹狐疑地瞪她。

“嘿，我头一次看你眼睛睁这么大。”像两颗弹珠。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郁茹顿时被泼了一大盆冷水，双肩立即垮了下来。“你不会想瞒着我吧？”

“如果我真的要结婚了，我保证你绝对会收到红帖的，好不好？”当然，这是让自己耳根子清净最好的方法，她可没笨到跟自己的耳膜作对。

“咦？”郁茹顿了下脚步，发现贝苡芙继续往前走并按下电梯，她才加紧脚步赶了上去。“可是别人不是这么说的啊！”

“你真的病得不轻耶！”贝苡芙怜悯地看了她一眼，走进电梯后按下楼层键。“既然是我要结婚，我才是当事人，婚期理应是我最清楚了，别人说的会比我的准吗？”

“可是……你妈没道理骗人吧？”就算真的想女婿想疯了，也没必要拿自己女儿的名声开玩笑吧？！

“我妈？”贝苡芙挑起眉，听到这两个字，她立即感到大祸临头。

“可不是。”这次大家可都是指名道姓，明明白白地指出消息来源。“而且，院长也没否认呀！”他只是露出招牌笑容，这不是承认了是什么？

贝苡芙深吸口气，恍若看见白金珠挂着奸诈笑容的脸，和甘璟琛那副似笑非笑的俊颜，两张脸孔在眼前交错，而她，有种被出卖的错觉……

“叮！”

电梯的警示铃敲醒了她的幻觉，她振了振精神，不理睬跟在她背后咋呼的郁茹，自顾自地大步离开。



着油头的小子，拍了拍刘大光的肩，问他要不要来一场赛车较量。

“就凭你？”刘大光阴狠地睨了对方一眼，摆明了没把他放在眼里。

“别这样，赏个脸嘛！”油头小子涎着笑说道。

刘大光是这个场子里的惟一高手，只要打败他，自己的地位立刻会水涨船高，因此每天都有认不清实力、妄想闯出名号的小赛车手邀他一起出赛。

“大爷我心情不好，不比！”他还恼着贝苡芙的喜讯，哪有心情跟这小子哈啦兼打屁？

“哦——光老大不会是怕了吧？”不赏脸？那就来个激将法怎么样？

“怕？”刘大光的浓眉挑了起来，他嗤笑道：“开什么玩笑，我的字典里没有‘怕’这个字！”

没错，从他开始玩车，凭借的就是家里庞大的财力，就算出了麻烦、玩出问题了，只要拿笔钱塞塞对方的牙缝，保证那个人连半句回嘴的胆量都没有。

尤其在玩车的过程里，他认识了不少道上的兄弟，那些人靠他吃、靠他穿，自然听命于他，也让他的胆子越玩越大，认为没什么事是他刘大光做不到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他只要懂得运用钱的方式就够了。

他的确不晓得“怕”这个字怎么写。

“那么……”油头小子用下巴顶了顶赛车场的方向，意图十分明显。

刘大光的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好，大爷我就陪你玩玩！”

没多久，在场边聚集越来越多观众之际，赛车跑道上的两辆改装车也发出“轰——轰——”的引擎叫嚣声，仿佛在比较谁的引擎汽缸较为有力，轰隆隆地叫嚣个没完。

“加油！大光！”

“加油！打倒他，别让他老是专美于前！”

“加油！加油！”

场边双方的拥护者约五五对半，每个人都仿

佛使尽吃奶的力气，为自己支持的一方加油，那种气势完全不输给选举时，各大候选人的造势活动。

当裁判手上的旗子往下挥后，两辆车就像装了喷射器的子弹往前冲，甚至因高速较劲而产生大大小小的擦撞，不过这都是赛车时耍的小手段，并不构成违规。

刘大光在一个大回旋处，恶意用转动快速的后车轮去撞稍稍落后油头小子的前轮，对方一惊，不自觉踩了煞车；然而在高速行驶之下，急踩煞车会造成整辆车严重打滑现象，油头小子的车终究因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而整辆翻覆，无法完成赛程。

刘大光得意地笑了，他缓缓减低车速，停在稍远的地方步出车外，看着另一头冒着烟的车屁股和狼狈逃出车外的驾驶员，他的笑变得更为阴沉——

没错，比赛是需要必胜的技巧，而不是君子风度。



兄弟，怕不怕啊？”他瞟了眼身后的混混，笑声极为刺耳。

“刘先生好兴致，这么晚还带朋友出来赏月么？”明知在劫难逃，甘璟琛依然笑脸以对。“天气转凉了，别忘了加件外套。”

混混们发出“哈哈”的讪笑声，摩拳擦掌地向前一大步，停在刘大光横举的手臂之前。

“听到没有，甘院长不改医生本色，把我们当他院里的小朋友照顾呢！”意欲引起众人激愤，刘大光故意曲解他的好意。

没意外地，后头又响起不屑的嗤笑和吐痰、低咒声。

“唉，看来我的兄弟很不满哦！”刘大光盯着甘璟琛的眼，靠近他的身形在距他一步之处停了下来。“你好胆量，敢跟我刘大光抢女人？”当然，这句话是极小声的，只有他们两人听见。

“爱情是抢不来的。”甘璟琛无惧地回视他。“如果苡芙对你有意思，她不会愿意跟我在一起。”既然他不愿声张，甘璟琛也小声回答。

“只要你答应离开她，从此不再见她，我有自信赢回她的目光。”刘大光显然还不愿意对贝苡芙死心。

甘璟琛看了他良久，看得他心浮气躁。“看什么看？答不答应一句话！”身后开始有了骚动，看来甘璟琛挑起了那班兄弟的噬血因子。

“你说呢？”他没有试图移动，因为情势是紧绷而易裂的，稍有动静，那帮野兽便会一拥而上。“希望可以跟你讲道理。”

“老子没那时间！”刘大光粗野地吐了口痰，野性尽露。“干脆一点说啊！答不答应？”

“真可惜啊，刘先生。”他惋惜地摇了摇头，暗讽他失去理智。“我办不到。”

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刘大光出手之前，一记结实的右勾拳直接粘在刘大光的腹部，不仅立时让刘大光弓身低呕，也引爆了他身后那群黑道分子的暴力倾向，为数众多的混混们朝他直扑而来。

刚开始甘璟琛还能抵挡几个拳头，之后更多数不清的拳头、大脚不断不留情地落在他身上、

背上、四肢，他只能做最基本的防身措施，弯起身躯抱紧头部，只要头不受到撞击，他相信肢体上的伤害很容易便可痊愈。

不知过了多久，全身除了痛之外，他察觉不到任何感觉，然后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隐约约听到交错的口哨声和狗的吠叫声，他霍地放松全身的神经，任由麻痹的痛感神经支配他的身体，安心地昏厥过去，因为他仅存的神志清楚地知道——

他获救了。

## 9

一滴、二滴、三滴……一滴接着一滴，温温凉凉的水珠像涓流不停的泉水，不断地落在他发热的脸上。

眼睫微颤，甘璟琛在极不甘愿的情况之下张

开眼，在一瞬间闯入眼瞳的，是贝苡芙泪湿的小脸，脸上爬满了交错的泪痕。

“你怎么哭了？”原来她就是那股源源不断的泉水之母。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发热，很热。除了热，只有痛，像被卡车辗过般的疼痛，然后，就没有了。

“你醒了？”她的声音里透着惊喜，看到他干燥的唇瓣，她连忙拿起置物柜上的水杯，用大棉花棒沾湿他的唇。“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甘璟琛苦笑地摇了摇头，但仅就这么个简单的动作，就令他疼皱了双眉。“我好热。”

“嗯，你轻微发烧。”说没两句，泪又控制不住地落下。

“别哭。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爱哭？”叹了口气，他永远无法适应泪汪汪的贝苡芙，他想。

“你为什么会伤成这样？”全身上下多处划伤、踢伤，甚至散布着大大小小的伤口，就是因为伤

口有发炎现象，才会导致他发高烧。

不过还好，温度渐渐降了。

甘璟琛盯着天花板，什么话都没有说。

“唉，你倒是说话啊！”莫名其妙的灾难平空而降，她怎么也料不到他会被打成这副模样。“要不是巡逻警察正好经过那儿，搞不好你现在就不是躺在这里了！”而是躺在太平间，不过这话她可不敢乱说，毕竟这是中国人的忌讳。

“以后我会小心一点。”疲惫地闭上眼，他只能如此承诺。

“怎么小心？”她哭哭啼啼地不信他。“人总有落单的时候嘛！昨晚你不也是一个人，才会遭到人家暗算？”到底是谁那么没天良？把他打得跟烂猪头没两样！

甘璟琛又沉默了。他知道类似的事件会不断地发生，除非他能想到办法解决。

他是个救人无数的医生，虽说朋友不少，但并没有包括所谓的黑道人士；他明白以暴制暴的道理，可惜偏偏他一筹莫展。

“璟琛，你知道对方是谁吗？”那个笨警察，半个人都没抓到，更别提知道对方的身份；如果他知道的话就好了，可以请警察去抓那些坏人。

甘璟琛还是不说话。如果让她知道是刘大光下的手，恐怕她会让内疚给淹没。

“你不要不说话嘛！”贝苡芙的急性子早就耐不住骚动，忘了他带伤在身，她习惯性地伸手戳他的肩窝。

“噢！痛、痛呀！”真的很痛！甘璟琛眯起眼，额上立刻冒出冷汗。

“嘎？”糟！贝苡芙立即想起自己犯的错，忍不住伸直手掌帮他揉揉。“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而且全身包得跟个木乃伊一样，几乎没一块皮肤是完整的。

“等、等一下……”他按着她的手，不让灾情蔓延。“我自己来就好。”

“你就是这样，每次都平白无故被修理！”看他痛皱了脸，让她心疼得要命。“上次你也是被刘大光……”

咦？刘大光？！刘大光！

啊！一定是那个坏痞！一定是他下的手！该死的纨绔子弟刘大光！

“是他对不对？刘大光，一定是他故意找你麻烦！”她陡地用力揪住甘璟琛的领口。“他实在太过分了，先是打了你一巴掌，之后是找人到院里找碴，现在竟然还把你打成这样，太欺负人了！”她激愤地低吼。

“等、等一下，苡芙……”他的声音显得脆弱而痛苦，俊美的五官全皱在一起。“痛痛痛……痛啊！”衣领牵动脖颈周围的伤口，他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啊！我又忘了！”看他痛成这个样子，她什么不高兴都忘得一干二净，只顾着替他“呼呼”。“真的很痛吗？要不要打止痛针？”她惊惶地想按呼叫钮。

“别……不痛了。”他费力地拉住她正欲按钮的手，伤口痛，他的头更痛。“我是个男人，这点痛还撑得住。”

开什么玩笑，这样就打止痛针，要传了出去，他还有没有脸见人？

“是吗？”既然他都这么说了，她也不好勉强。“那你再睡一下，好不好？睡一下会比较舒服点。”

“嗯。”深深看她一眼，他感到无比幸福。“你一直陪着我？”看她的眼眶都红了，黑眼圈也跑了出来，可见她大概都没睡。

“怎么？不好啊？”她挑起眉，多少有点受到打击。“我可不晓得你有多少资产，万一你付不出特别看护的费用怎么办？我这是替你省钱，有我肯顶着就不错了！”不然她就叫打扫的欧巴桑定时来巡视好了，他还有什么不满？啧！

“我不是这个意思。”动了动手臂，他轻轻握住她的手。“我是心疼你没睡。”感谢那位巡逻警员，让他还有机会握她的手。

“你……”她陡地涨红了脸，眼眶又泛起水气。“干么这么说，我自己甘愿的嘛，又没人逼我这样做。”讨厌！说得这么感性，害人家又想哭了。

“我知道。”收拢指尖，将她的手握得更紧。“等我好了，我会尽速把资产转到你名下。”除了作为聘金，也让她安心，以后他还会把所有收入都交给她管理。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有感动又毁在他语意不明的话语里，她生气地抽回自己的手。“我可不是贪图你的钱，如果你不满意，随时可以换人呀！”她马上气呼呼地失去理智。

“你老是误会我的意思。”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她的个性就是这般急躁，往往没弄清楚话里的意思就自我演绎。

“以后你要掌管我们家的经济大权，我的资产不交给你，你让我交给谁呢？”

“嗯……”小小的伤害让他轻而易举地疗愈，她既心虚又感动。“我、我才不会管钱呢！你，你自己想办法啦！”

“不是常有人说，男人有钱就会作怪，你不管钱，让我自主经济大权，难道你不担心么？”眷恋地执起她的手，凑在唇边轻吻。



在院里的病历，照着上面的联络电话打给他，因为当初刘大光留给她的资料早就被她扔了。

“我找刘大光。”电话一接通，她直接开口找人。

“哪位？”对方顿了下。

“贝苡芙。”她也不拐弯抹角，报出自己的姓名。

“苡芙？”彼方的声音有股惊喜，显然没料到她会主动打电话。“真的是你吗？苡芙，是我，我是大光。”

贝苡芙嫌恶地撇撇嘴。大光？她可没办法叫得这么亲热！

她直指重心地问：“刘大光，你到底想怎么样？”她可没时间跟他“培养感情”。她是利用休息时间，在医院里最隐秘的角落用公共电话打给他的，因为这件事要秘密进行，人多只会坏事。

“什么怎么样？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刘大光不是听不出来她的责备意味，索性跟她打哑谜；反正那件事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知道是他

所指使的，除了甘璟琛。

不过他并不认为甘璟琛懦弱的个性，会有胆子把他供出来，因为甘璟琛口说无凭，而他也做好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没人会相信甘璟琛的话。

“好啊，你继续装傻呀！”贝苡芙没料到他是如此“匪类”，不事生产就算了，反正不关她的事，没想到他连自己做的坏事也没本事承担，这种人……还能称作男人吗？“你不要以为当真没有人知道你做的坏事！”

“哦？那你说呀，我做了什么坏事？”刘大光也不是被唬大的，他的太极拳打得登峰造极。

“你——”不行，她没有真凭实据可以揪住他的小辫子。

“别你呀你的，要不要出来跟我吃顿饭？”刘大光心里打着另一个坏主意，只要先把她骗出来，他就有办法逼她就范，即使是令她不齿的行为也无所谓。

贝苡芙瞪着话筒。这家伙当真不要脸到了极点，还敢约她吃饭？不怕撑死他这个王八蛋？

转念一想，或许她可以暂时虚与委蛇，让他放松戒心，然后说不定就可以套出一些蛛丝马迹，不如——

“你打过我耶，大光，你以为这样我还敢跟你去吃饭吗？”她故意以退为进，佯装对他的邀约产生兴趣。

“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保证绝对不会再犯。”刘大光当然听出她话里的松动，立即表明立场。

“嗯——可是人家说，这种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而且人家最近比较忙。”她当然忙啦！还不是这个王八蛋害的，害得她要在璟琛和老爸之间两边跑，差点没跑断她的一双美腿，天杀的王八蛋！

“你忙什么呢？”刘大光开始耐不住性子了，难得她主动打电话，他当然得想尽办法把她约出来。“哦，听说你工作的医院出了点问题是不？你们院长……好像惹了点小麻烦，所以你要照顾他吗？”

听说、听说，道听途说，谁敢说他不是听来的？

“嗯，是啊！”就是你这王八蛋把他打伤的！她在心里咒骂着，还得辛苦地装出一无所知的模样。“人家觉得好累哦，我也想出去走走，可是又没有人接送……”

“我接、我接！”刘大光兴奋得直发抖。“只要你开口，天涯海角我都接！”

“啊，这样啊……”该死的坏痞，满嘴口蜜腹“贱”！“那你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比较好啊？”油——这种声音她听了都不舒服，为什么就有人那么贱，喜欢听女人这么说话呢？

“今天好不好？”他没有多想就开口了。“今天下班我去接你，然后我带你去吃一顿山珍海味，再带你去赛车场看夜景，保证你会喜欢！”

“去赛车场看夜景……你保证不会再动手打人吗？”男人哪！有了色胆就没了脑袋！她恶心地装出一副心有余悸的娇弱模样。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刘大光搓着手，

他不会动手打人，但不保证他不会动手“乱乱来”。“上次我是气疯了，而且我也很舍不得啊！”

“是这样吗？”她心里轻哼了声，重新在嘴上添了蜜。“好啊，那你下班后来接我，我等你哦——”

之后跟刘大光又扯了些有的没的，贝苡芙才如释重负地挂掉电话，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回护理站工作。

直到她走远了，一抹娇小的身影由公共电话旁的墙后走了出来，脸上挂着惊疑不定的表情。

“天啊！苡芙是不是疯了？竟然答应跟刘大光去吃饭？”

原来那人不是别人，是正好跟别人换班，今天暂调到日班的郁茹。

看到院长被修理得这么惨，她就猜到害院长挂彩的元凶是谁了，而且相信苡芙跟她一般聪明的脑袋，没道理想不出那个人才是；没想到苡芙果然还是比她笨了点，竟答应跟那家伙去用餐？

这事儿是该说，还是不该说？

院长休养了好几天，伤势应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吧？

如果她“斗胆”去揭发苡芙的蠢主意，那院长一定会去“救人”，那会不会把那“娇滴滴”的院长给“害死”？

可是如果不说，万一苡芙当真被那个坏痞子给“吃干抹净”，落个对院长“不贞”的下场，到时候她便会背负了知而不报的罪名。

虽然没有人知道她知道这件事，可是天知、地知、郁茹知，她要怎么说服自己善良到一塌糊涂的良心呢？

啊！两难啊！

老天爷为什么要派给她如此艰巨的任务？她既不想害死柔弱的院长，又不能让亲爱的苡芙深入虎穴……

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上天这么安排一定有神的道理，她得好好想想，反正到下班前还有好几个小时，她得认真地、严肃地、好好地给它想一想——

: : :

一个全身上下穿着深黑色衣衫、高大壮硕得吓人的男子，有点鬼祟地在甘璟琛的病房外探头探脑，终于选在没人看到他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踱进病房。

男子神秘兮兮地将门关好，在看清病房里除了甘璟琛之外另无他人之后，仿佛松了口气。

男子站在床尾，也不管甘璟琛有没有在睡觉，冷冰冰地问道：“你是甘璟琛吗？”

甘璟琛睁开眼，先是茫然地瞪着天花板，然后才撑起手肘看向床尾。

“我是，请问你是……”说真的，他被那个男人吓了一跳，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的声音也太过冰冷，一时间让他无法确定来者的来意是好是坏。

“看来你被麻烦缠上了。”那个人拿下墨镜，意外地露出一张老实得过火的脸庞，与他身上那副打扮格格不入。“对方有多少人？”

“呃，先生，麻烦你稍等一下。”甘璟琛面对

他一进门就提出的犀利问题，不确定自己怎么回答才正确。“请问你是警方人员吗？”

由于当晚他是被警务人员所救，自然有些警员会来关切一下，可是他从没见过打扮得如此诡异的警员。

“不是。”男子皱起眉，显然听到了他所不喜欢的辞汇。

“那你……”甘璟琛还想进一步追问，病房外便传来敲门声，令他不得不暂时作罢；他小心地观察男子的神情，在得到男子无言的首肯后，他才轻声回应。“请进。”

进门的是一位娇小的女士，她同前一位不速之客般小心地关好门，然后走了进来，一见到甘璟琛脸上的青紫，立刻惊呼了起来。“噢！老天！”

甘璟琛蹙起眉。他觉得那位女士有些眼熟，但不确定在哪里见过。“你是……”

“啊，不好意思，我是他的太太。”女士露出笑容，指了指那个高大、有着一张老实脸的男人。

很好，太太出现了，至少他不会无故受到攻

击；甘璟琛放松地想，缓慢地将视线落到男子身上。

“那么你……” 又是谁？

“喔？你还没跟甘院长说你是谁吗？” 女士皱起眉，一脸责备地质问男子。

“呃，没、还没有。” 男子低下头，看起来有点惧内。

甘璟琛觉得有趣，这夫妻俩散发出来的气势，绝对跟他们的身材无关。

先生是高大而壮硕，感觉还算温和——呃，在他太太面前；而妻子是矮小而娇弱，气势却完全凌驾在先生之上。

由于太太的出现，让甘璟琛感到危机解除，他才有那个闲适的心情去研究眼前这对夫妻，并感到兴味。

“我不是千交代、万交代过了吗？你也不想想自己长得这满脸横肉的模样，怕不吓到甘院长才怪！” 女士生气地叨念着，马上换了张笑脸面对甘璟琛。“院长，他鲁莽惯了，你没吓到吧？”

“没有。”甘璟琛微笑以对；就算“曾经”有过，他也识相地没说破。

“那就好。”太太显然安心了些，她开始“自我介绍”。“甘院长不记得我了吗？我的孩子前阵子因休克送急诊，是你用心将他救回来的，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甘璟琛愣了下，模糊的影像因这位女士的提醒而变得清晰。“喔，原来你是冯小宝的妈妈，我想起来了。”原本怀疑冠状动脉有问题的那个孩子。

“院长还记得我儿子的名字？真是好记忆。”冯太太又笑了。“多亏院长的帮忙，他现在情况很好。”

“那就好。”后来经过检查，那孩子是心律不整，吃药便可获得控制。“记得要按时回诊喔！”还有拿药。

“是。”太太很认真地答允。

情势变得更为诡谲，太太负责跟他说话，先生却杵在一边半句不吭，甘璟琛霍然有种衔接不

上的感觉。

“呃，是这样的。”注意到甘璟琛的眼光总不自觉地落在自己丈夫身上，这位太太总算切入今日造访的主题。“我前两天来院里拿药，曾听闻甘院长遇上一点‘小麻烦’；我们夫妻十分感念院长的恩德，因此特来询问院长，是不是有我先生帮得上忙的地方？”

## 10

原本刘大光意欲在气氛优雅的西餐厅里进餐，但拗不过她的请求，他们改而转向人多拥挤、临近赛车场的夜市进食；对于这点，贝苡芙不觉有何不妥，自然配合地答应了。

很幸运地，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可能”共同参与攻击甘璟琛一事的小混混。

“光大哥，逛街喔？”平日向刘大光伸手惯了，

那些人看到刘大光仿佛看到了财神爷，自然而然便聚拢而来。

“你们怎么也到这儿来了？”刘大光一见到那些平日称兄道弟的“好兄弟”，脸色微变。“要吃什么你们随便点，等会儿我结账。”并用眼光示意他们离远一点。

“你朋友啊？”贝苡芙见机不可失，立刻露出甜甜的笑容招呼。“既然认识，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人多也热闹点。”他们吃的是炒花枝。

“不错哦！这女人上道哦！”几个油腔滑调的小混混立刻眉开眼笑地径自落座，把刘大光的暗示当作没看见。

“啊，大哥，就是这个？”其中一个染了金色头发的年轻人，撞了撞刘大光的手肘问道。“莫怪啦！漂亮得没话说！”

“咳！”刘大光轻咳了声，瞟了眼低头看似认真用餐的贝苡芙，犀利地睨了年轻人一眼。“东西可以多吃，话可别给我乱说！”他附在年轻人耳边低声警告。



看你有几两能耐！”

“我一直以为你并非不可救药，没想到你连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她就是太自以为是，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没错，她就是抱持着这个理念，才会傻傻地跟他到赛车场“看夜景”。

“苡芙，你别跟那个软脚院长交往了，跟我在一起吧！”还看不到半颗星星，刘大光就直接表明心态。

“他是温吞了点，但他并不软脚。”她相信自己的眼光。“他耿直、有爱心，救人总是冲第一，我觉得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些话她从不曾当面跟甘璟琛说过，现在说给刘大光听，她还是觉得有点羞涩。

“那我呢？”听她这么褒赞情敌，刘大光有点吃味。“我的个性比他性格多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受他吸引。”她把视线由天空转到他脸上，直视他称得上迷人的黑瞳。“我讲得很明白了，希望你不要再找他麻烦。”

“说来说去你就是喜欢他？”刘大光的吃味转为光火。“我就看不出来他到底哪点强过我，他有能力保护你吗？我看他还没开始动手，就已经被人给撂倒了吧？”

“你怎么知道？”她定定地看着他。“你试过了？”

“有没有试过又怎么样？”他就是受不了她一副以甘璟琛为尊的天真模样。“我不仅要撂倒他，我还要把你抢过来！”

贝苡芙笑着摇摇头，全然没发现危险正渐渐逼近。“我就是喜欢他，你抢得走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左一句喜欢、右一句吸引，说的却全不是他刘大光，他的脸部表情狰狞了起来。

当她发觉他情绪失控时，早已被他连拖带拉地往赛车场的仓库移动，任凭她怎么喊、怎么打他都没用，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似的拉着她直走，然后，就形成目前的情势——

“刘大光，你别冲动！”她在杂乱且灯光昏暗

的仓库里后退再后退，并机警地伺机寻找逃生的出口。

“你不用对我说教！”他用力攥住她的下颌，粗鲁地留下指印。“与其咄咄逼人地说教，不如身体力行来得强！”没给她抗拒的余地，他粗暴地俯身吻她。

“不！刘……”她别开头躲避他恶心的唇，手脚并用地捶他、推挤他。“放开！你放开我！”

“不放！说什么都不放！”他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哪有白白松手的道理？

“该……刘大光！”当他因她不断闪开的唇而欲求不满时，他粗鲁地撕开她胸前的衣襟，野蛮地在她脖颈间吮出一个淤痕，也引来她惊声尖叫。“救我！谁来救我？！”

她从不知道男人的兽性如此可怕，那种力量绝对不是她一个女人能够阻止的，也终于令她正视自己的危险立场，奋力地大声尖叫。

“叫？哈！这个时候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哈哈——嗯！”他嚣张地扬声大笑，就在贝苡芙即

将绝望之际，他霍地闷哼了声，之后就再也没了声音。

贝苡芙惊恐地瞪大眼瞳，看到的不是恐怖失控的刘大光，而是一个壮硕得令人失去呼吸的黑衣男人——

“啊——”她面临再一次更大的恐慌，禁不住再次放声狂叫，直至一双温软的手捂住她大张的嘴，阻止她伤害拉扯过度的喉咙。

“苡芙，是我，我是璟琛。”他用自己不甚强壮的身躯抱紧她，给她最大的安全感。“别怕，我们回家。”

： ； ；

贝苡芙麻木地洗了个澡，洗完后仍有点失神地坐在床上，到现在她还没从甘璟琛叙述的事实里爬出来

他说，冯小宝的爸爸是个令黑白两道闻之色变的人物，因为感念甘璟琛救了他儿子的恩德，主动请命为他解决困难，也因此救了身陷危险的她；当然，还必须感谢郁茹的大嘴巴，所以他们

才能在第一时间内，赶到赛车场救人。

意思就是说，冯小宝的爸爸是个黑道大哥，而且是响当当的那一种，不过那张脸……还是戴着墨镜比较好，比较有威严感。

据说那位大哥已经向刘大光及他的家人施压，警告他不准再骚扰贝苡芙和甘璟琛，否则会叫他和他的家族“痛不欲生”

还有，郁茹什么时候偷听到那通电话？为什么她一点都不知情？改明儿个有空，她非得好好地向她逼供不可！

“你还好吗？”甘璟琛坐在她身边，拍了拍她失魂落魄的脸，把她从一连串的噩梦里拉出来。“这次要不是冯大哥帮忙，事情未必会如此顺利解决；你的性子要改一改，以后没经过我同意，不准你再自作主张，一个人莽撞行事。”

说实话，他到现在还没办法平息心里那股恐惧，一想到她差点被刘大光所欺，那股心悸怎么都无法平复。

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影响到她，

所以他选择平静以对——表面上平静以对。

“璟、璟琛。”她惊魂未定地抓住他的手。“你告诉我，事情真的解决了吗？”她需要更多的证明来确定心患已除。

“是。”反手握住她的手，他脸上漾满笑意。“真的都解决了，而且冯大哥还保证，不管以后发生任何麻烦，他都会想办法为我们解决。”

这种好意他心领了，只希望类似事件以后别再发生了。不过“江湖儿女”盛情难却，他在不得已之下，也只有“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啊，真是……太好了。”直到此刻，她才算真正接受这个结果，也才算真正放松。“太好了——”抽回手，捂住紧闭的眼，她浑身颤抖，激动不已。

“嗯，真的是太好了。”他放纵自己倒卧床铺，满足地闭上眼。“啊，好久没回家了，感觉真舒服！”

他在院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那些人当真把他当成弱不禁风的小雏菊，连他未来的“丈人爸”

都出院了，他还得在院里“留守”，要不是发生这件意外，搞不好护理长还不让他出院呢！

“喂！你搞清楚，这可是我的床！”好不容易放松全身紧绷的神经，她当然也顺势往后一仰，跟他平行地躺在床上，不过她可没忘了申告自己的所有权。

“有什么差别呢？”他突然一个翻身，将她压在身下。“你的床有我的味道，我的床上有你的味道，这不就都一样了吗？”他自有说服她倔强脑袋的一套特殊理论。

“你还敢说？”她伸手将他仍有些淤青的俊脸拉成菱形。“谁教你跑去赛车场的？你以为你是无敌铁金刚啊？嘎？伤还没完全好就到处乱跑！”嘿嘿，虽然她错得比较多，可他也有让自己不满的地方，两相抵销，过错总可以减半吧！

“我才没有那么脆弱！”他泄气地趴俯在她颈窝，双拳紧握在她脸颊两侧。

“嗯哼，我也没有那么脆弱啊！”她有点忘形地自得了起来。

“没有么？”他霍地抬起头，拧着眉恶狠狠地瞪她。“那这是什么？”用力拉开她的领口，露出被刘大光恶质留下的淤痕。

“什么什么？”她根本不晓得那儿有块吻痕，更别提那正好将她的愚蠢完完全全揭露，无处隐藏。

“来。”他抱起她，走至梳妆台前坐定，并让她坐在自己大腿上，对着镜子指着她脖子上那块“罪恶的痕迹”。“你说，这怎么来的？”他像个吃醋的丈夫，指责妻子“意外的出轨”。

“啊！”贝苡芙瞪大眼睛瞪着那块淤痕，一股火气控制不住上扬。“该死的刘大光，他竟敢这么做？！”要命！要好几天才能消耶！

“你替我想想，好不好？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微颤着手，拢了拢她的发丝。“以后不准你再这么莽撞了。”伸手划过那块青紫，他俯身用薄唇滑过它。

心口一热，她轻问：“你在做什么？”

“消毒。”细细吮过她清洗得香馥的肌肤，让

自己的吻痕压过那片不属于他的印记。“我要把所有人在你身上的味道全部除去，除了我的。”

两双眼瞳在镜中交缠，锁住彼此的心灵。

“霸道。”她别开脸，先败下阵，红着脸咕哝了句。

“这是你的特权。”搂紧她的纤腰，细碎而火热的吻落在她敏感的脖颈间。“你有权利看到属于我的每一面，当然，我也有权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你。”他的双手开始不安分了起来。

“你好可恶……好可恶……”

“谁教你不乖乖听话？”他一点内疚的意思都没有。“我不让你知道攻击我的人是谁，就是不想让你去涉险，没想到你还是做出让我那么担心的事！”到现在他的心脏还怦怦乱跳，怎能不索取些回报呢？

“那是……人家心疼嘛！要不是爱你……人家干么找那个恶心的家伙谈判？”

“你说什么？”他怔住，用力将她扳了过来。“你刚才说什么？苡芙！”是他听错，还是她讲错？他需

要再次确认。

她眨掉眼睫上的水气，呆愣地说：“找、找那个恶心的家伙谈判？”

“不是，再前面一句！”他催促着，嘴角泛起笑意。

“人家……人家心疼？”她不确定地皱起眉，感到莫名其妙。

“再后面一点。”这次笑意渗入眼瞳，他深情地凝住她的眼。

她蓦然了解他说的是哪一句，瞬间涨红了脸。“哎、哎呀！人家不知道啦！”

“不知道？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他不敢置信地叫了起来，双掌扣住她两手手腕。“你才说过的！再想一想，再想想啊！”

“你……干么那么紧张？”说真的，他一直是镇定的，很少有紧张的时候——在她面前。她很好奇他之所以紧张、在意“那句话”的真正涵义。

“哪有？”他顿了下，颧骨微微发红。

“真的？”她狐疑地挑起眉，盯了他半晌后说：

“好啊！那我也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什么。”要装傻大家来装啊，她就不信自己会装输他。

“贝苡芙！”他瞪她。

“干么？”她斜睨他。

“你……好，我非逼得你说不可！”

他倏地狂鸷地吻住她，然后像要逼她屈服似的在她身上挑起漫天战火，几乎迫使她无力喘息。

“你好过分！”怎么可以这样？！

“你更过分，亏我这么爱你，你连施舍给我一句都不肯！”这女人就是不懂，从头到尾，他才是委屈的一方。

“你？你爱我？”

“我不爱你，犯得着为你挨巴掌？”他的脸部表情凶狠了起来，“我不爱你，会被攻击也不吭一声吗？我要是不爱你，还会拖着疲累的身体去救你？你这个笨女人，我承认我栽在你手上了，行不行？”

贝苡芙蜷起身子，身体和脑袋都热得发胀；她下意识抱紧他的腰，贪心地想再听一次甜言蜜语。“再说一次，璟琛，再说一次……”

“要我说几百次都行，每天说也行。”他深吸口气，“可是你还欠我一句。”

“璟琛……”她几乎融化在他深情的黑瞳里，也全然融化于他炽烈的挑逗。“我爱你，好爱、好爱你。”

“苡芙，我爱你，我爱你……”伴着一记亲吻，外加一句甜甜蜜蜜的爱语，将激情带至高点。

“我也爱你，璟琛。再说一次好吗？”

“你真贪心。”他笑，爱语也不曾间断。“我爱你。”

“再一次……”

“我爱你。”

“再说一次……”

“我爱你。”

然后，在重复了无数次之后……

“我还要听——”

“……我、爱、你。”气越来越喘，声音越来越小。

“够了没？”

“不够，more……”

“……”

“璟琛？”

“……你饶了我吧——”

—全书完—